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九

蘇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崑山縣知縣海張煇同梓門人歸有光編次



公移

嶺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宗驗

當職祇奉

上命將與爾諸生朝夕從事今欲宣布

明詔俾為師為弟子者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
振篤實之風模身教之弗逮弗克表率一方其
敢騰口說以聘惟願諸生先辨厥志哀然服儒衣

冠將爲君子儒乎將爲小人儒乎志於德者君子儒也志於富貴者小人儒也日用功夫積之以聖賢之訓合則加勉弗合則亟改之一以聖賢爲法今不繁立條約惟以

國朝奏行德行經義治事三法考按諸生以行黜陟凡我合屬長吏各學師儒同爲王臣各圖報

國表正風俗養育賢才以對揚

天子之顯休命庶幾嶺南人材繼出發舒山川之靈翊扶

國家之運當職與有光焉所有事目畫一於後擬合

通行爲此除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各該所屬一體遵行仍刊發各學人給一冊朝夕省覽抄案官吏具依准類繳

計開

一德行者爾諸生立身之本風俗日偷矯誣者惟務干名浮薄者相與非笑胡不自思人無德行其何益爲入願爾諸生各相勸勉惇行孝弟忠信禮義庶耻觀法其賢者而訓戒其未賢者反躬自治吾何所畏因以成就其美吾何所短務以操正其偏則德行之未至者皆可企而及之矣

一爾諸生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正宜志在天下國家講求經世之務出而待用却乃學爲無用之空言及其入官世務皆所不習是自敗壞其才也願爾諸生各量材藝所能如禮樂兵刑水利算數之類專治一事或兼習他事參考古制務求可以施行於今庶幾學有實用

國家異日亦得真才仍選習禮生員講習文公家禮鄉射禮及古今禮制表率鄉閭共成禮俗

一國家以經術造士諸生治經宜先講明義理以身體

之然後據所見發而爲文則學有淵源可以成德可以達材今乃惟務剽竊聖賢之言綴緝文字故聰明破碎志氣萎弱人材治化由此而衰願爾諸生各遵書程熟讀精思深求經義務爲有本有用之學力救此弊

一學校禮義相先之地宜推賢讓能月終教官爲期會諸生使各推擇某也德行可尊某也材藝可重各陳實事月朔提調官集衆覈實乃書於冊季終提調官季考諸生試以經義治事參考德行定其優劣第爲三等中送本道察其賢者能者

族鄉黨審無間言特具申請以憑薦聞如有過惡彰聞顯有實跡者具申黜退其善未孚於衆者勿輕贊揚以儲遠大之器惡未棄於衆者宜事涵覆以生悔悟之心愛惜人才宜體此意各該學教官通質長短及其進修功夫仍令諸生各錄經義所得所疑及治事業次以憑按臨查考儒士有善一體訪求其有過惡者不許冒送科舉

一守令民之師帥風化所繫其崇重學校倡率作興道之以正而毋以利誘勸諭父老各勉爲善以訓其弟子如有勤惰殿最攸存師儒之官專主教化

已弗能正如正人何其敦勵行檢爲諸生先相與講明正學師之賢否以弟子員成否之數而賞罰之如有不顧名節挾公法以濟其私士有善惡叢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當具論如法按臨之日仍先察德行然後考其文學以行黜陟

一當職歲巡歷一遍勢弗能與諸生相親今倣古法提調官及教官選於諸生務求志行端謹實果朴厚材識通明者津遣至省助之廩餼當職朝夕與之漸摩激勸以成就之俟有成效乃遣之選以歸郡縣延請郡則通請各邑之秀者縣則自選

各延明師聚而教之異日轉以分教各鄉撤無額
寺觀淫祠改創書院社學以教多士庶幾人材東
盛惟

國家之所任使其浮薄誇誕儉詐者雖有文藝毋得
津送蓋心術先壞無由正其學術也

一社學宜於各鄉擇子弟端謹明敏者聚而教之延
請有學者俾爲教讀日以文公童蒙須知令其
演習以收放心初授以養蒙大訓四言五言口誦
既熟乃授以小學近思錄四書然後治經觀史知
識稍開毋得教以屬對作文散其淳朴先教之經

字直解大義既通乃教之演字漸長其辭次演一
句又次而演通章久之自知作文之法凡此皆蒙
以養正之助也候按臨日社學之師各率其子弟
來見考其率教者進之退其不率教者因以賞罰
其師

一醫學人命所繫嶺南瘴地既多疾病復少醫藥天
闕之由也各屬長吏具體天地好生之德擇通明
醫術者集數醫教之各專一科候按臨考試有疾
病者分使治之視其功效以行賞罰醫術未通者
仍禁毋得行醫

一
卧碑及

教諭內事理節該前政申明俱照常遵守

正德十六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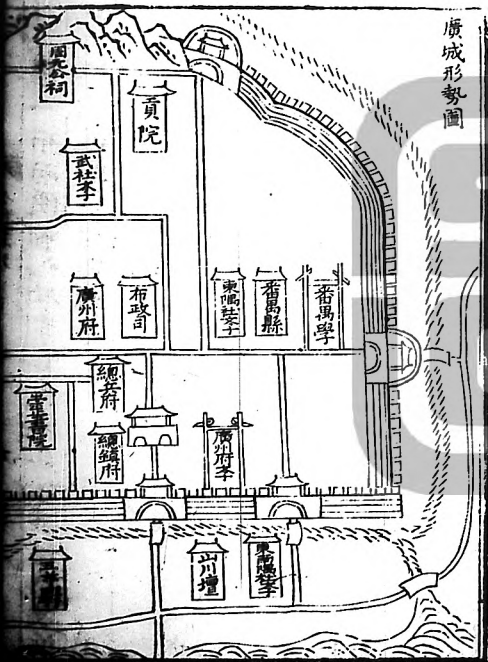
日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毀
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廣城淫祠所在布列扇惑
民俗耗蠹民財莫斯為盛社學教化首務也久廢
不修無以培養人材表正風俗當職怵然於衷擬
合就行仰廣州府抄案委官親詣各坊巷凡神祠
佛宇不載於祀典不關於風教及原無勅額者盡
數拆除擇其寬厥者改建東西南北中東南西南
社學七區復舊武社學一區仍量畱數處以備興
廢舉墜其餘地基堪以變賣木植可以改造者收
貯價銀工料在官以充修理之費斯實崇正黜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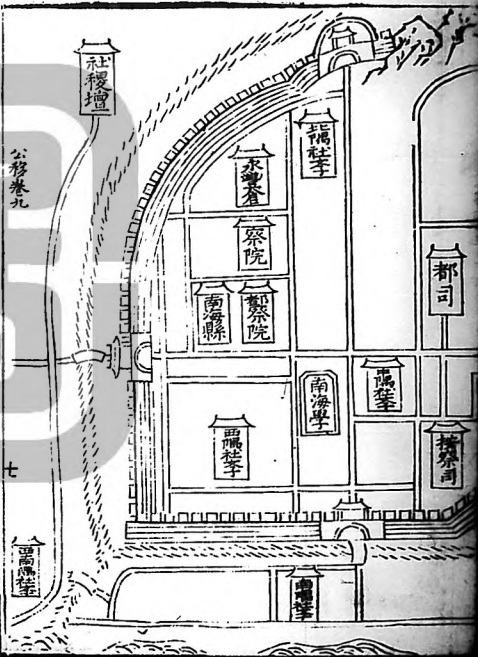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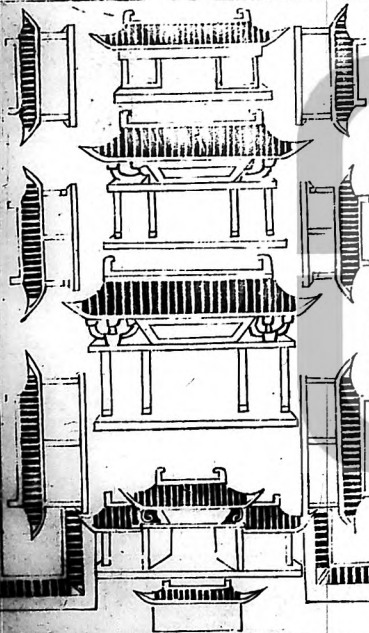
舉一而兩便者也抄案官吏先具依准仍將毀折
興建過緣由造冊繳報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

廣城形勢圖



中陽社學



學址 在城中石頭廟巷舊址爲定林寺地廣三丈二

尺深一十八丈

學舍

大門

三簡

習禮堂

三簡

延賓館

三簡

燕居

三簡

號舍

三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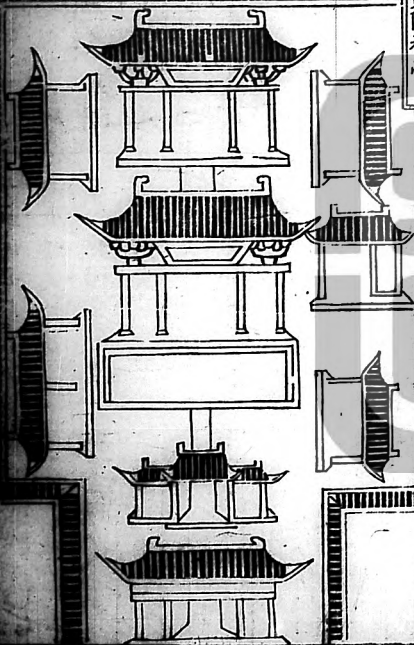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八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八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一十石一升零三勺

東陽社學



學址 在番禺縣之西舊址為真武廟地廣八丈一尺

深一十三丈八尺

學舍 大門 二門 習禮堂

延賓館 燕居 號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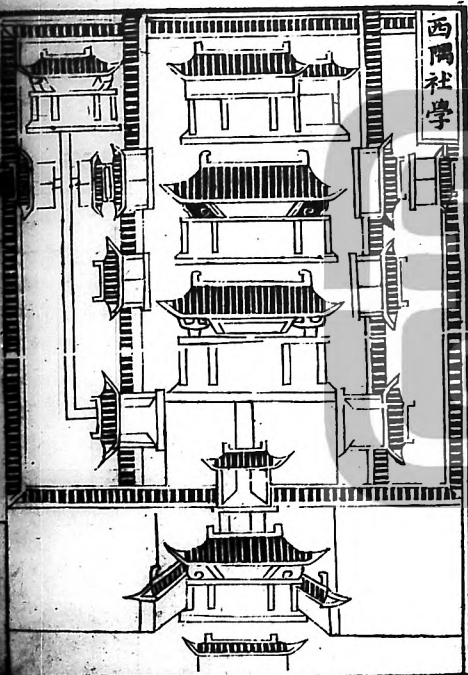
射圃亭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七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七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一十石零四合九勺五抄

西隅社學



學址 在城西西市街舊址爲五顯廟地廣九丈五尺

深一十九丈

學舍

大門

廡

習禮堂

廡

東西齋

廡

東西軒

廡

東西居室

月泉井

一口

學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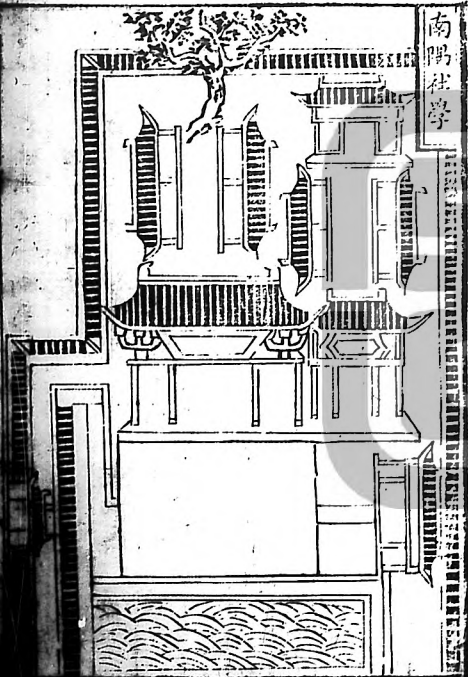
共二十頃五十三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三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八斗三升五合五

勺

南陽社學



學址 在南門外褥子巷舊址爲西來堂地廣一十五

丈深一十二丈二尺

學舍

大門

一間

習禮堂

一間

延賓館

一間

燕居

一間

射圃亭

一間

號房

一間

塘

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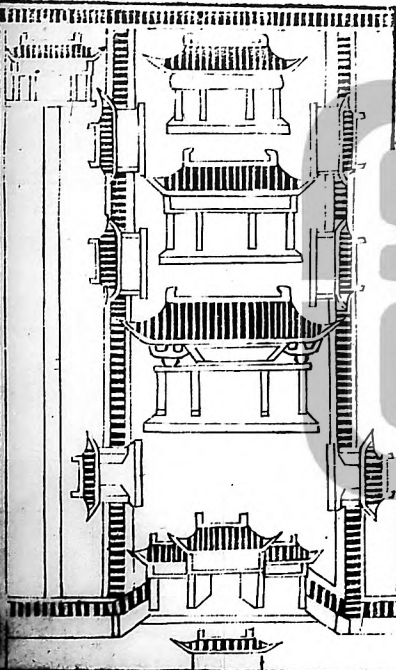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二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二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七斗八升二合

北隅社學



學址 在城北順天門街迺大雲寺小府君廟二滄祠

之故址地共廣二十丈深一十三丈一尺

學舍

大門

簡

門亭

簡

二門

簡

習禮堂

簡

延賓館

簡

燕居

簡

射圃亭

簡

內號舍

簡

外舍

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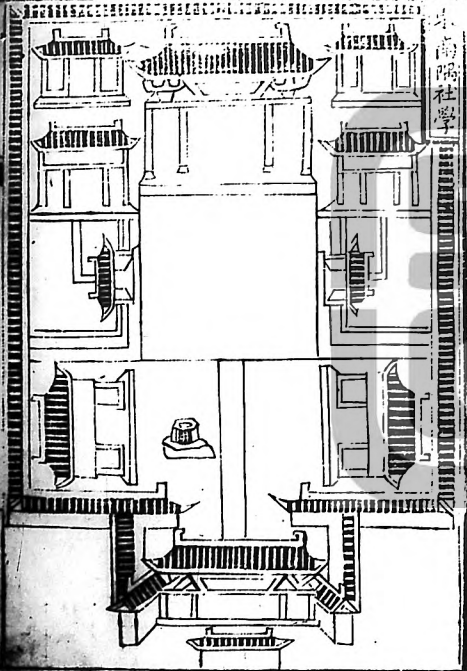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六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六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九斗九升六合

東南臨社學



學址

在南城外永安橋之西舊址為大王廟地淺狹復市民間地一隙共廣四丈八尺深一十四

丈三尺

學舍

大門

簡

習禮堂

簡

延賓館

簡

燕居

簡

號舍

簡

井

一口

學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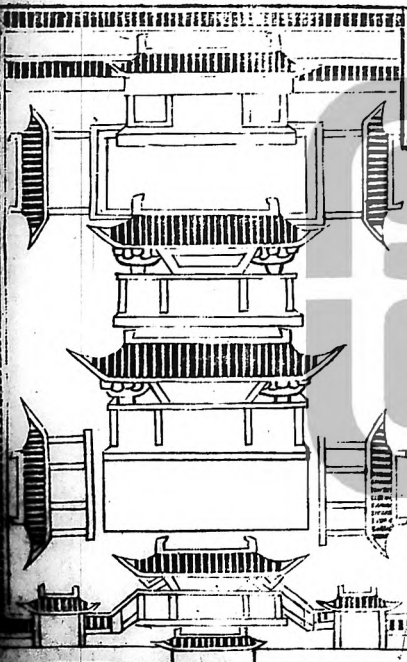
共二十頃五十九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九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一石一斗五升六合

五勺

西南隅社學



學址 在西城外覓子步舊址為小天宮地廣

五尺深一十九丈二尺

學舍 大門 簡 習禮堂 簡 延賓館 簡

燕居 簡 號舍 十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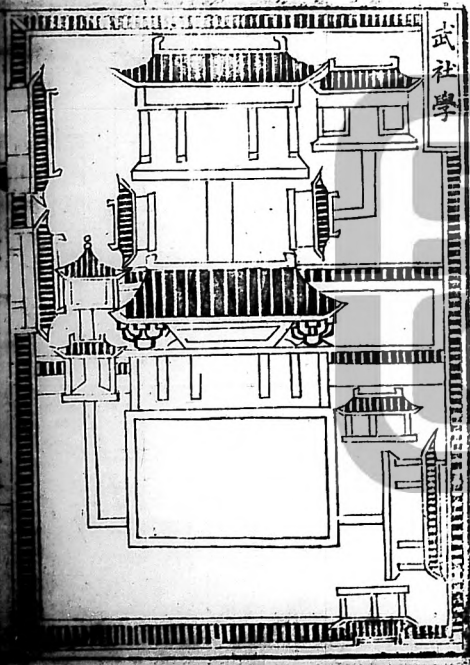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五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五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九斗四升二合五

勺

武社學



學址 在城北二牌樓街舊址迺李指揮之宅因地淺

狹復市隣居者四家地共廣六丈八尺深一

十六丈九尺

學舍

大門

音

習禮堂

音

延賓館

音

燕居

音

射圃亭

音

號舍

音

學田

共二十頃五十四畝

歲入官租米正耗共二百零五石四斗

糧米正耗共一百零九石八斗八升九合

諭民文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與

社學以正風俗事

朝廷以文德治天下教化興太平本職欽奉

勅諭典領學校風教四方竊以人才之賢否係於風俗

風俗之美惡在於漸摩近見得廣東一省係古南

越地稱鄒魯民雜華夷文獻固有源流淫邪尚

洗滌與其治於為惡之後不若化於未惡之先

民有委倫本乎天性好善惡皆出自自然

間有便安之習教化無切實之功相

弊俗苟不曉諭叮嚀何以轉移變化本職深愛爾民做好人幹好事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守本分業爲太平民不犯刑條何等快活不致禍敗何等安康今乃愚信邪姦好訟強凌弱衆暴寡淫侈耗財放縱敗家傷倫亂俗有關風教今特欽奉

勅諭興復民間社學訓教蒙童以爲育才之本其民間一切故弊有礙

勅例教法者悉行禁約區處今先行曉諭汝四民毋得有違違者依律問罪定不輕恕所有諭目禁約開

示於後

教子弟以興禮義

民生有欲非教不善方今

聖明在上禮樂大興茲欲一道德同風俗必當後刑罰

先教化然學有大小終始今社學之設所以正其

始於先於是教以大人之學斯可成其終於後凡

爲父兄者如有子弟年六七歲至二十歲未冠者

俱要送入社學社學之教不專於念書對向務要

教其愛親敬長陰師親友習禮樂養性情守教法

兼遊遠遊玩好戒賭飲如此教之新可

爲大學之基本令人空教子弟念書對對念得
得固是子弟聰明但不知子弟性情何如氣質何
如事親何如交友何如手不執灑掃之事身不習
趁事之勞耳不聞正樂目不見正禮隨子弟自家
資質做去多有率意妄行習與性成惡人同歸者
也至於入大學之時氣習已深不復自知其非所
以陷於一偏而不能有成者衆矣其間有能成者
亦資質之美而已故聖人有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立學之後不論文
武貧富之家皆一體遵依社學教條毋得違悖

一立學之後汝四民如有能從教化朴實尚義
好禮善處彝倫能和鄉里篤教子孫足爲一
信者許里中老而有德者告於社學之師訪問得
實書於揚善簿內以待本職查考以禮褒勸
一父兄如有故違不送子弟入社學者提問坐罪
一倡優隸卒之家子弟不許妄送社學

禁火化以厚人倫

孝順父母是我

太祖高皇帝親口教詔汝民第一件好事父母生我愛
我如金玉痛我如肺肝子一有病爲父母者祈天

禱地問卜求醫以至廢寢忘食惟恐子身一日不安人子或湯爛火傷父母即撫胸涕淚愛子之心人人如此爲人子者以父母愛我痛我之心去愛痛父母何患不能孝順父母者乎今四民之中有父母生時觸怒得罪可殺可高父母死日即火燒路棄可痛可傷此固久安之陋習亦由有等師巫謬彰邪說惑亂民心以西天爲極樂火化爲歸仙不知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火化乃炮烙之刑父母何罪不思愛痛深恩顧乃以仇報德旣煎熬其骨肉必飄散其神魂日後雖有思親之時祭

之不享哀之無益禽獸同歸天人共怒家道凶亡子孫衰替皆本於此自今以後切須聽我教誨生時盡心孝順死後隨力葬埋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見也貧者穴土藏棺存禮而已不許輕信風水家禍福之說及興廢某房之說停藏父母至數十年不葬以致屍棺暴露鴉餐狗食傷害天和變生瘴疫惜哉痛哉曉諭明白聰者省之

一民間有義舉助喪及周恤患難救劫者里人當於社學師書於簿內待本職查實獎勵
一禁約之後有火化者子孫依律死罪工人各行

治

一未葬者限一月葬畢違者里甲鄰人族長呈送問罪如過限不呈訪出一體治罪

一葬親者不許乘時強占他人墳地違者治罪不起關異端以崇正道

禁止師巫邪術

國有明條今有等愚民自稱師長火居道士及師公師婆聖子之類大開壇場假畫地獄私造科書偽傳佛曲搖惑四民交通婦女或燒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齋則動費銀錢設醮必喧騰闖莽

損民財明違

國法甚至妖言怪術蠱毒採生興鬼道以亂

皇風奪民心以妨正教弊固成於舊習法實在所難容爾等愚昧小民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且如師巫之家亦有灾禍病死既是敬奉鬼神何以不能救護士夫之家不祀外鬼邪神多有富貴福壽若說求神可以祈福免禍則貧者盡死富者長生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今我

皇上一新政化大啓文風淫祠既毀邪術難除汝四民合行遵守庶人祭先祖之禮毋得因仍弊習取罪

招刑

一禁約之後師長火居道士師公師婆聖子尼姑及無牒僧道各項邪術人等各赴府縣自首各歸原籍另求生理買賣故違者拿問如律治罪

一民家只許奉祀祖宗神主如有私自奉祀外神隱藏邪術者訪出問罪决不輕恕

敦朴儉以保家業

夫四民之家有千金之產者有一金之產者奢者以千金而不足儉者以一金而有餘何也奢者勉強隨人妄用無節口好肥身好懶驕淫姦盜由此

而至所以雖有千金亦必至於困窮儉者隨分守已節用省事減嗜慾務勤儉循理避禍不至喪敗所以一金之家反能長久而不困窮今之四民每每如此聘禮則虛彰儀物嫁女則多耀搬粧設酒則將無作有鬪勝則借假爲真只取一時好看不思後日有無此愚僞之俗禍敗之機也何不反奢從儉以圖長久受用不致眼下窮亡古人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此言極有理願爾民思之念之無貽奢侈之罪

一民間酒店賣酒假以賣酒爲名實乃法人取利大

傷風化府縣官訪拿治罪

一服色居室婚喪祭葬有違

國朝禮制者府州縣拿問治罪

一爲父兄者有宴會如元宵俗節皆不許用淫樂琵琶三絃喉管番笛等音以導子弟未萌之欲致乖正教府縣官各行禁革違者治罪其習琴瑟笙簫古樂器聽

一不許造唱淫曲搬演歷代帝王訛謗古今違者拿

問

息爭訟以免刑罪

照得廣東多好詞訟其故何也民不被教喪失良心故也陰險詭詐是殺身之藥貪利害人是斬身之刀強梁者不得好死教唆者到底傷身賭博淫行者終身破敗剛忿不忍者多致官刑今特與爾民約凡有父子兄弟夫婦不相親睦及爭財異業以致飲酒博奕打鄰罵里教唆賭博姦淫盜惡謀爲不善打點誑騙等項以每月朔望兩日相會里人於社里中有過失者許自陳說或族長鄰人陳說如小事有不平者衆人勸戒處和事關大惡者衆人明言責救如有不從擇老者數人同至

責勸如再不從許地方隣人同族長赴各該衙門呈治如有互相容忍不行勸責呈治者事發之日一體治罪

一里中如有能改過自新變惡為善以循理教者許里中老而有德者告社學之師訪問的實書於改過簿內以待本職查賞

化愚頑以息盜賊

照得廣東地方如從化新寧恩平等處徃徃為盜殺人劫財本職雖非理刑心實切於教化且為盜之一事未必盡是爾民之罪亦由為民父母者

之無道教之無術禮義不聞良心喪失田疇旱潦而不知賦役繁苛而不恤饑寒迫身不顧廉耻但求一時之活不顧後日之誅於是惡染鄉閭賂禍親戚强者得利富者坐分善者無依弱者必死遂成大盜流毒四方其間弊病難以悉舉今爾民於無事之時善心有時發見即當自家思量戒如此做賊固不勞耕作不煩稅役可以足食足衣且歷觀昔時為盜之家今尚有幾家得存不至滅絕者乎况且如今

聖明在天下太平何不乘時歸化萬一不然未

散人亡縱使逃去別方亦是一生百死肉膏草野
骨饑狗猪終爲無祀之鬼父母妻子奔亡祖宗墳
陵丟棄到此時節計拙心回要做好人亦做不得
豈不恨哉若爾民自謂實有勇力死亦不怕此便
是至愚至蠢者也予日殺人一朝必敗豈有做賊
而能長久者乎本職深惜爾民樂於禍殃而不思
求活所以誠心直說明白曉諭使爾民從此向化
做箇好人取些安樂福壽豈不好過殺人爲盜東
逃西避終遭刑戮者乎

詔書有能遵體各歸原籍耕種者許爾自來聽教本
職即與爾立社定鄉約使爾各安生理曉諭之後
如有能先來聽教者重賞不欺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

日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為毀

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各處廢額寺觀及淫祠有
田非出僧道自創置也皆由愚民捨施遂使無父
無君之人不耕而食坐而延禍於無窮本道已行
各處凡神祠佛宇不載於祀典者盡數拆除因以
改建社學今歲適當造冊之年合收其田入官改
為社學之田是除生民無窮之害而興無窮之利
也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牘內事理
即便行仰各縣通查廢額寺觀及淫祠之田清出
歸官召佃佃種分撥各社學供給師生就擇佃人

看視社學有餘則量撥儒學冊內明白開註仍總
立碑學宮存照以防侵占絕姦欺隨田糧差各隨
土俗議處明白呈奪以爲永久之利其清查完日
各造冊繳報俱毋違錯抄案依准繳來

嘉靖元年四月

日

欽差提督學校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明社學事當職欽奉

勅諭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
督去處令有司每鄉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
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劾仍免爲師之
人差徭欽此欽遵竊惟古人八歲皆入小學其教先
行後文禮陶樂化篤信力行由此而入大學故進
善者多今之教舍行趨文使蒙者益以荒惑童習
而長安之故爲善者少間有質美好學者亦不免
蔽於末藝若名世者其無文王猶興者歟故有由

俊秀入府州縣學者多懵然不知小學之事豈復知有大學工夫手執詩書口談仁義考其行曾無異於常人不免任氣滋欲逐世奔利甚則下視宗族陵奪鄉里以道爲迂以禮爲執一以廉耻爲沽激雖與之言不徒不信且反聚而笑之此無他心已久放欲反作主如醉未醒如夢未覺悻悻然自以爲是不復自知其非雖聖人與居恐亦不能化而入矣豈不深可惜哉鄉無善俗世乏良才有由然矣原其所自非民之失教之失耳觀諸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子之之支流餘裔亦未嘗

不後文先行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皆聖人至教萬世人人所當學者也然則社學之教其可苟乎今之各里社學館舍淺狹讀誦雖存禮樂盡廢故特建各隅社學大館以爲諸生學習禮樂之所以禮樂讀誦互相啓迪務求作新以期化民善俗育才成治爲師者冀共勉之慎毋曰三代闕遠難行所有合行教條開具於後仰抄案回府轉行所屬遵行具依准類繳

一每歲各州縣提調官以正月望後啓學先一月具

書致禮請師明示各里以啓學日期前期數日師
至本隅各里擇生徒年長有禮者四人或二人先
往社學大館迎師一里同具一手帖開報某生姓
名住居年歲月日及父兄籍貫以某人爲戶某仕
宦生理在某街巷某教讀讀書或在本家讀書總
付本里年長生徒送赴本隅社學大館每前一日
學師於隅内生徒各里點一二名或三四名共轄
六七十名或百名同一日坐齋肄業每日晚命各
里生徒一人用一小紙帖寫其本里次日當坐齋
生徒姓名歸往其家報之明日本生赴學即帶自
已名帖送回學中交納其餘班未至者各回本里
教讀學舍讀書或歸本家讀書初見不用誓禮行
拜而已生徒初相見分班亦行拜禮

一生徒當日者須黎明至學先生前一日列生徒長
少之序掛於門內東西兩壁生徒至依序立於兩
階下點灑掃者先以序入執事其餘軒舍以役人
代之畢復降階立原位觀其執事恭謹者錄之怠
忽者教而責之次擇贊禮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
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諸生以序兩班升堂正揖
唱揖分班圍揖就位靜聲端立良久以觀其

命執事者擊雲板命坐年長在上以次序坐
從容嚴靜良久命擊雲板命十人一班依序出就
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長或以童蒙訓或以大學
之道白直教之懇切以開其志趣援古以增其見
聞不須屑屑講解文義只要責之使行於身如此
是君子汝所當學如此是小人汝所當戒彼古人
已行之孝弟如溫清定省之類須告之曰此是古
人實做的事汝能如此溫清定省便是學若不能
實做溫清定省之事徒然念得講得亦何用今教
汝之後常訪察汝果能如此以禮待汝不能如此

痛責不恕凡所告者皆以生徒職分所能知行至
於起居出入動靜食息皆當實教不須告以性命
高深之理躡等無益之言徒增口耳之末而無益
於身心也教畢仍命復位坐看記所教蒙訓之類
年小未能看者教之誦記退食擊雲板亦以班揖
出館之後察其有不能隨行後長或傲慢鄉里者
責而教之

一復午學升堂如朝儀就位立聽雲板命坐分命詩
章各以薄抄寫字要端楷有善書者錄之其詩
詩經或律詩絕句擇其得情性之正音律之

年小者代寫寫畢教以歌咏務令莊敬和平明白
通貫歌風雅者用正音歌律詩之類或正音或越
吟始命各生讀成誦令善歌者數人同歌數次於
是衆歌既成聲每班十人歌於先生之前用鐘鼓
其餘笙簫琴瑟之類以漸教而和之未升歌者俱
端坐靜聽歌畢者命復位坐聽其聲容溫雅廣大
者錄之清麗俊逸者錄之靜正簡淡者錄之如躁
澁俗弱妖豔淒楚者教而革之年小未能歌者但
令誦記聽歌而已歌罷退食擊雲板如朝儀

一復晚學如儀就位立良久擊雲板命習禮未出位

者命坐每班十人出就先生位前東西向立東先
出位北面立長東少西四拜習揖畢復位西拜揖
如儀退先生坐觀其容體恭肅愷悌者錄之鄙倍
者教而責之如有善拜揖者免習習禮畢請善琴
者教琴擇生徒可教者教之迎琴案焚香進先生
位前請聽琴學琴者就琴案東西立在位者俱拱
立靜聽凡鼓琴皆用正操除淫怨操不用聽畢先
生復位教琴者退於後館教琴其餘所當用之樂
亦以漸斟酌教之諸生在位者聽雲板命坐以班
出講習六書九數五御之法酌其簡明者教之

雖今日不行亦當講明以備古人一藝有餘功者
聽其退於後館習樂歌詠命持重者二人臨之有
失禮放肆者稟責勿恕務使諸生和氣相親禮文
相敬以成善教年小未能講習者在位誦記蒙訓
或教以嘉言善行晚擊雲板執事者撤先生書席
如儀揖退留直班四人俟先生退後而出夜歸仍
在燈下講誦當日所教蒙訓之類即以所教之事
事親事長處事接物先生常常訪察如有徒能講
誦不能實行其事者重責勿恕

一生徒既教琴者以三日一次午後至學聽教後退

於後館習彈每生只許教二三操既能者免赴館
彈習其間年長生徒如有不習科舉之業願學樂
歌詩者除坐齋日外命其午後常至本學後館學
習有琴者命自携琴如有士夫鄉人善琴好樂者
許社學師生時以禮請午後至學有父兄能敦尚
禮樂以教子弟者本職查訪禮勸

一朔望拜聖人前一日之晚命執事生徒拂拭設牌

位香案

牌用木臨期用紙書孔夫子先師帖牌面拜畢焚之

每朔用一日坐

齋生徒望亦如之拜聖人畢退別館拜先生分班
相拜畢抽籤問講蒙訓之類不能者責乃退每月

朔望放假

一每月初五十二二十七四日習射聽先生預期具柬請某賓或請某教讀學師行射禮賓或不足則師生自殺禮行之初射命初坐齋之一日生徒午前至學觀射次射命次日坐齋生徒觀射餘倣此擇生徒知禮者教之觀其德器優者錄之其餘觀射而已此日不坐齋

一生徒固以少長爲序若其間有良賤之別者亦當更處以存大體毋得混然不通

一生徒有四時之祭及高曾祖考忌日須前三日稟

於先生給假教以禮儀雖蔬食菜羹務盡孝思以申報本之義以成化家之道如有忌日燕笑違禮者痛責勿恕

一有冠婚喪祭之家許託本里年長生徒就先生問禮量其力之厚薄以酌輕重一遵先王之禮不許安於舊俗逆禮亂常及私用淫樂作佛事違者訪拿以法懲治

一生徒居家及朋友相過俱要敦尚禮節於事親教長之餘須歌詩學樂講論古今嘉言善行兄弟朋友各盡其道互相切磋勸言笑動止不許習

市井之徒務求做箇好人大則化家善俗為利
之器苟不見用亦不失為君子保守家業上承
宗下垂後裔斯不陷於禽獸無忝所生慎毋自暴
自棄為師者務要以此等言語終日提撕為生徒
者必須篤信師言勇求上進所行教規令諸生各
抄一本以備檢閱省察

一生徒有過失者或居家得罪父兄骨肉或出外得
罪鄉黨朋友或自己所為有失即當直告於先生
朋友求知已過不宜以不善之事自害其身大凡
偏惡之人未嘗樂於偏惡由其不聞師教率意弄

行日甚一日養成是性性既偏惡見善人必嫌聞
善言必毀正如街市常人見大君子所作為必驚
駭以為不是由其昏閉不知故也今生徒有過不
肯告於先生朋友求知改者是自棄其身而甘於
為惡者也先生察出重責書於改過簿內以待本
職稽考

一生徒衣服俱要儉朴不許用紵絲紗羅及違制服
色但許用布絹為之出入不許騎從與馬如違定

行究治

一生徒有好酒博奕逸游賭博者切察其事

曉錄之改過簿內如不改許送提調官懲治毋得苟容本職訪究

一 生徒有不服師教悖逆非毀及有傷彙倫者呈送提調官治罪訖仍申本道區處學師錄於改過簿內

一 生徒如有資質可教能遵守學規日有進益者或有資稟異常志行不凡者學師時常選擇錄於揚善簿內待本職按臨歲考之日查取考送府州縣儒學教養學師須從公具由開送如生徒不可教者不可因其父兄富顯冒送以阻後學之入

一 隅內有貧甚不能具棺舉葬者許本里生徒告於先生度隅內有力之家遣其本里子弟生徒告之集百家之小費自足以濟一家之急如有仗義捐已獨濟之者學師錄於揚善簿內待本職按臨以禮獎勸庶幾隣里相助激勸人心

一 有喪之家服未滿者不許燕飲歡樂違者社學師錄之改過簿內以待本職查究

一 開學之日各里父兄固當以禮往見但人衆事繁恐妨教學至歲晚罷館之時父兄當率子弟拜送各申待師之敬四時無事不許輕至社學請

對如欲問禮須託年長生徒請問先生議行務從簡靜以成教事毋致送往迎來以荒學業

一歲晚罷館之日許生徒年長者四人或父兄里老先期半月具手本稟本州縣掌印官某社學以某月某日罷館提調官務要以禮待送或社學在遠鄉者修書遣里長老人禮送謝師之禮社學已有措置不必重瀆爲民父母者毋得違禮慢易以致教化不行當職查究

諭教讀

竊謂學無二道習有異途童蒙之教欲一之於正

道而不使雜焉以壞其良心者也今有等生徒安常習故以爲社學之教皆非當世所急只是多讀書熟作文中舉得富貴便了不知我

太祖高皇帝立學教民則先行後文設科取士則以文觀行豈徒文而已邪夫文旣不足以盡學則讀書作文安足以盡人道欲盡人道而不爲小學大學是猶欲飽而不求食未有能免於饑者也且小學是童蒙身上實事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學此學書用記載不過欲入知而行之至於大學所謂明德德不是紙上之物明不是口耳工夫

古人雖未嘗不多讀書要在得於身心苟不知學雖讀書五車作文一世不過增口耳之欲攻紙上之談而已於身心何干故曰書生多欲少剛胡不自愧自反六經四書人誰不讀實學乃爲有益徒記反以蔽心所以學者徒能記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好亦只是一場閒說若所爲不善口誦心違是侮聖賢之言也夫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賢豈貴於空言也哉今之童生七八歲時止是讀書十歲之外便學作文父兄師友皆是欲速一或博記能文即稱之爲有學不知養正

與明德工夫一分不曾做得將何以謂之學乎亦嘗有自悟而進於大學之道者蓋由質美而然學校中未聞以此而教人也且古之聖人亦待小學大學而後成今之學校如此欲才之多得乎其間知大學者又多有滯於講說訓解之一偏而不自覺雖能談玄說妙於身心上若不得力不免終爲利欲所奪此只在童蒙時壞了所以多轉不得若不變舊日社學之教而復止於督取書課是乃限人以紙上之虛談而不欲其修人道之實甚則縱而使之徇利貪欲積惡無耻欺取富貴而已若

常人之中則多強梁懦弱父子悖逆兄弟為讎骨肉是輕財利為重甚至殘忍刻剝陰害詐謀雖絕滅人道不顧也

朝廷設學教民育才果欲如此壞之乎當職叨任教事深思自責敢不以古人之學望諸士民而欲其有行有文以盡人道之實而乃以文藝限之邪由此觀之社學之教至重至急凡為師弟子者當慎修其事毋復安常習故以誤後學

一教讀師皆有成人之責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耻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

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事今而後宜虚心自責篤信力行以稱師儒之職不宜妄自菲薄以誤風俗所行教禮教讀之規各里師生俱要抄寫一本互相體悉同心輔教以成美俗庶幾補助

朝廷政化之萬一有能遵依不悖為眾所稱信者當職以禮褒勸俟各學大館教禮之師有闕補用如違定行革退

一教生徒須先引其志趣責其恭敬增其見聞察其玩戲以至坐立拜揖居處道路飲食衣服皆須

意照管提撕警覺使之日歸於正然後足以成之
不如是必有一暴十寒習染一偏之病求其不流
於卑下者鮮矣

一日所讀所講之書須擇一二章切於弟子身心人
倫日用者白直講諭就以子弟所當爲者發明責
在子弟身上如講孝經即令他歸家如此事親此
不是講書是借古人之嘉言善行以教他做人與
講科舉之書絕不相同不可念誦浮詞泛然都作
一場話說

一日所讀之書皆用正書不許私讀幼學詩及吏家

行移等書讀書皆用正音午間不許作對句只抄
寫風雅頌之詩全章或一二章或前人律詩絕句
教之歌詠以興其志趣養其性情不許歌金榜富
貴等詩以啓生徒急功利之心

一寫字專習一家正字務令端楷清健不宜取法今
日吏家軟俗之體最爲可惡及寫字式不許寫金
榜富貴求仙等詩須擇有益身心之言本道有
代法帖分教

一生徒往社學大館習禮樂之後如有因仍逃學
服拘管者及有違學規者重責責其過以侍

一生徒之父兄待師之禮每宜加厚常見有等父兄惡先生責其子弟者故使教者樂於苟且曲順人情以終歲月所以教法不行生徒無忌是乃棄子弟於無用而養成其敗惡之性也凡各里教讀之師其間生徒固有往社學大館教禮之日但教禮之師已有措置不用生徒供給爲父兄者宜各盡禮於教讀之師不許因而計利以慢師儒污薄風俗

一教讀不許罷閒吏員及吏員出身之官或生員因行止有虧黜退者丁憂者及有文無行教唆險惡

之徒下至道士師巫邪術人等各宜先自退避學規已行之日如有隱情冒教定行查究

一社學規仰各府依式刊行務要對明字句不許差訛命所屬印給里長坊長分各社學刊畢先繳本道查考

嘉靖元年六月

日

爲表章風化事切惟嶺南自昔吏道多污遂令石門
清泉亦蒙其耻被以貪名百世不能易也晉廣州
刺史吳公隱之嘗題以詩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
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到州清節愈勵千載
而下聞其清風尚能使人興起今其碑刻具存唐
廣州刺史宋公璟開元賢相衆推爲天下第一人
其凜凜大節肅乎與嚴霜烈日爭高也當時立有
德政碑遺跡在學擬合表揚仰廣州府抄案回府
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行委教諭袁吉
擇省城滄祠寬大者改爲德政祠樹立舊碑如無

相應祠地就於光孝寺或玄妙觀內擇宮室堪以爲祠者塑像立碑因命僧道守之事體尤便訓導雷樂前詣石門相度僧寺改爲廉吏祠表其所題貪泉遺跡仍刻明道先生中心如自因外物豈能侵之詩使官於嶺南者由石門而來咸知所勸此係褒崇先賢激勵後進事理毋得違錯不便抄案官吏具依准繳來

爲學政事訪得潮州府學生員李承揭陽縣學生員黃坪等志行資質俱可與進牌仰潮州府即便津遣後開生員至省激勸漸磨其間貧乏者助其廩餼使得盡力於學潮陽人材倍於各邑而有志者絕少仰府轉行該縣提調官及教官時加獎勵毋得自安於浮靡之習責有所歸具依准繳須至牌者

爲崇正學以闢異端事照得粵秀山一城之鎮故有觀音閣今改而新之崇奉宋廣東漕憲周元公遺像順民心也山之左爲迎真觀右爲悟性寺因併廢之塑奉程淳公正公遺像南有仁皇廢寺塑奉朱文公遺像即其舊扁更爲濂溪明道伊川晦菴四書院迎真觀之左有天竺寺改爲崇正書院合

祀四先生廣之諸生來講者使散居各書院斯實
崇正黜邪之大者也必須得人庶可集事擬合選
委牌仰廣州右衛指揮李松督同武生黃澤黃節
將佛寺銅像鎔賣賃工修塑立先賢遺像查取淫
祠神位座案爐瓶鐘鼓應用僧道驗無度牒者送
官問革還俗其給有度牒者歸併光孝玄妙等寺
觀迎真觀田原係官府置買仍入官召人承佃寺
田係僧田納糧當差者仍給還寺僧選年老無家
小心謹慎者每院二人爲廟祝行府寄名養濟院
月支米三斗給之俾之灑掃門庭崇奉香火承委

官員惟勤惟慎務殫厥心事完之日具由回報抄
牌官吏先具不違依准繳牌

爲作興人才事照得本職每歲巡歷僅能一周所至
不過數日弗獲與諸生朝夕相親今欲集一省有
志之士館於崇正書院相與講明正學訪得廩膳
生員鄭弘彞劉一夔等增廣生員蔡大列等附學
生員劉益薛僑等初入學生員林錦等或學行可
稱或資質可進除揭陽已面諭知縣陶禎外仰府
轉行該學并海陽饒平湖陽程鄉各學凡有志願
學者俱該學給文徑令赴省其貧如劉一夔等

學具白有司量為津遣助之廩餼人孰無志故今更不列名行取以廣為善之路乃若激勸之機在良守令誘掖之方在賢師儒願相與體悉此意播告諸生咸使知之毋以卑陋自安毋以高亢自阻庶幾無負

國家作養之意具依准并起送過生員數目繳報為崇獎師儒事當職祇奉

上命自愧德薄弗克興正學於一方亦惟我二三師儒之官是賴日當職巡行高肇雷廉四郡考按諸生文行各學師儒咸殫厥心公於勸懲勤於訓迪

固多有之如化州學正陳常存心篤實立教謹嚴高明縣學教諭李士文四會縣教諭林啓俱文學優長行檢端慎當職深有望焉善善與眾共之擬合通行除外牌仰本府著落當該官吏照依牌內事理即行該府州縣備禮獎勵轉行各學俾知所勸其餘果有學行俱優當職一時不能周知者該府提調官其為表博加詢訪開具實跡呈上一覽獎勵牌具依准繳

為科舉事照得今歲大比正

國家有興廢能之年在下者當自重不可有求於

在上者當廣求不可有遺於下本職先地歷
府歲考生員參取文行列於優等其有志講學者
又經續考以行激勸但該郡人材素多原取數少
合再甄收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典
內事理即行各學將後開歲考及續考優等生員
起送應試其有行檢欠修不爲衆所信服者提調
官及教官訪實申呈定奪毋得混送應試該府提
調官仍會各該縣提調官及教官務推至誠之心
期於薦賢報

國毋得容纖毫私意上負

朝廷下玷名教天地鬼神亦當殛之先照案申呈前
來候考畢總造冊送道稽考抄案官吏具依准繳
來

爲毀淫祠以正風化事切惟廣東之俗天抵崇尚鬼
教所在淫祠布列巫覡盛行而雷郡尤甚節該行
仰各府縣拆毀淫祠興建社學其間悉心奉行與
奉行未至固係於有司之良不良然未有若雷郡
之全廢閣不行者也必須委官方得集事仰抄案
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
縣委官知縣童萬王祥至海處巡教諭黃秀

林蔭等通查境內淫祠及廢寺觀盡數拆毀以杜數百年之惑變賣地基收貯材料以興社學凡可以便民者從宜爲之田糧入官其師公師婆火屠道士聖子人等俱令首官改正造出契據法衣神像經錄之類當官燒毀敢有仍前修齋設醮跳鬼降神者依律重治事完之日造冊繳報承委官員務崇正道勿信邪術敢有阻壞風憲行事者教官密具帖呈稟教官不行盡心本職訪出或另委別府官員查出定行究問不貸抄案官吏具依准繳來

爲毀淫祠以興社學事照得省城番禺二縣各鄉淫祠數多原無社學今欲興革必須委官方得集事擬合就行牌仰高明縣教諭李士文四會縣教諭林啓增城縣教諭易文彬新會縣訓導蕭濬從化縣教諭唐仁新寧縣訓導倪廷玉分詣各鄉通查一應淫祠盡數拆毀收貯材料變賣地基興建社學凡可以便民者從宜爲之仍除地立社以行鄉約其合用皂隸民壯行二縣取撥敢有抗違阻壞風憲行事者呈道重治民間所延之師逐一查訪仍會里老推舉資行端謹者留之其浮薄輕賤者

行于求壞人子弟者即行罷遣各鄉孝子節婦義士用心訪求或表章其墓或存問其家俟事完之日通行造冊繳報

爲崇獎師儒事訪得萬州儒學訓導楊謨慣於操持民懷其惠勤於訓迪士感其恩近以親老思養懇求致政州之士民爭爲撿畱擬合獎勸仰瓊州府抄案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行仰該州轉行訓導楊謨原籍遣在學諸生一人存問其母以禮致請楊謨復任仍通行各學教官知會其間果有學行俱優本職一時訪察未周者提調官爲

我訪實具姓名事跡列上一體崇獎毋得違錯爲風化事當職巡行廉郡考按圖志採訪民風畧舉所當興革者於後

一廉志亂雜無倫毀譽失實宜命教諭柯守仁等重加草定延諸名士筆削

一廉郡生靈凋敝已極其禍皆由採珠而志不能述其艱苦大失作志綱要修志者宜首及之

一廉郡之前舊有一祠廟既完整且當要道宜改爲忠清祠祀漢合浦太守費公貽孟公嘗宋陳公確俾徃來者知所瞻仰

一石康知縣羅紳及其子鑑同死賊難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廟貌尚存後石康縣廢併入合浦宜修墓之名曰忠孝祠合浦縣春秋遣官具祭

一呂祖恭謫欽州舊與文公交游者也宜立祠廟

一孝子施敦宜立石大書表其墓曰明故施孝子墓仍擇永安浩祠改爲孝子祠以祭之

一劉節婦李烈女宜集其鄉老詢訪信如人言各表其墓一曰明故節婦 德妻劉氏之墓一曰明故李烈女墓

一合浦有僧綱道紀司而無僧道所有印記宜貯府

庫慎勿添立護印之人崇長異教覲覩復興仍禁民無得給度

一靈山檀上舍以死捍患宜與立祠

一名宦鄉賢宜立二祠學之師生議當列祀典者具實跡條上

一近歲林公錦有功於廉甚多其所存遺跡宜亟修之俾勿廢以慰民思

一立祠表墓者各遣教官祭告其英靈

一建立社學宜詳書其事於學宮提調官會教官及諸生推舉儒士堪爲教讀者如無以生員有學行

者爲之

右仰廉州府抄案轉行各州縣及儒學遵行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雷郡採訪民風考按圖志今畧
舉所當興革者條具於後

一珠池中館廢罷空閑公館改建學宮萬衆鼓舞稱
快但立學以文廟爲先多士有所瞻仰前堂卑窄
弗稱宜以玄妙廢觀正殿改建大成殿觀門及旁
屋改建櫺星門基址易價充費觀舊有田其改爲
學田

一玄妙觀因其廢而廢之舊設道紀司而無道士一

人所有印記宜收貯府庫慎勿添立護印之人崇
長異教使之復興

一天寧寺僧一人而占田三十六莊影射差役坐享
厚利蠹國殃民司政教者所當治也庸僧不通內
典不守清規本當盡數入官旣告願讓田二十莊
爲學田姑示寬容僧死毋俾他僧接管以崇異教
每大禮習儀宜於學宮展教慎勿於寺中俾復得
以藉口興建

一寺田觀田旣改爲學田宜分其所入以爲四積其
二以修葺學宮及社學其二以延社學師及均給

教官雜用以寬府縣備辦禮器等費有餘則以贖生員之安貧者歲終府司遣官集送用過數目以憑本道查考

一寇萊公祠宜命人守視十賢堂附祀文廟之旁窄隘弗稱其以懷坡書院改爲思齊書院崇祀昔賢其一翰林學士蘇公軾其二正言任公伯雨其三門下侍郎蘇公轍其四丞相李公綱其五丞相趙公鼎其六參政李公光其七樞密編修胡公銓數公皆天下名士流寓於茲邦人尊而祀之雷之入物未有顯如數公者豈山川之靈不發於本處之

人邪余故名曰思齊以望雷郡之士正字秦公觀蘇公門下士難以並列與唐柳公仲郢李公邕俱改入名宦祠衆論或未合令師生再議列上

一鄉賢名宦祠宜與修葺郡無孝子節婦祠今宜補立學之師生集議當入祠者其實跡列上

一廣濟寺乃係私創宜毀以滅跡其寺田改爲學田附掌於學凡郡有孝子義夫節婦生當存問殁當表揚者於此取費

一天寧寺銅鼓并各寺院銅皿送學銘鑄祭器以

怪誕

一府學前舊有民居宜以官價易之充拓學宮規模
一圓通寶閣鎮波塔六祖真玉堂東岳廟五顯三官
三師地府諸廟上元諸卷一應湣祠俱應盡數拆
毀

一雷志舊戴寺觀及珠池中館俱與刊落

一四姑堂廢宜與興建其以天寧寺後堂爲之立神
位於內

一建立社學宜詳書其事於學宮提調官會教官及
諸生共舉儒士堪爲教讀者如無則以生員有學
行者爲之

右仰雷州府抄案轉行各縣及儒學遵行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南雄考按圖志採訪民風畧舉
所當築葺者條具於後

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譬則木之有根水之有源
也今南雄之民皆不祀先祖是絕祖考血食而忍
其無所依歸不孝之大者也有司宜嚴加禁約悉
毀外神責令專祀先祖

一淫風流行始於男女無別南雄丈夫懶惰却令婦
女出外傭生過嶺挑擔則與雇夫同行買賣則與
販客相接或男女同席而飲或翁婦同堂而食

已混亂無別必然姦淫無耻爲民父母者深惡而痛絕之嚴加禁諭教以內外男女之別養其羞惡之心有故違者罪其夫及其父母

一婚姻儉約從禮則男女各得及時今南雄成親女家父母兄弟姊妹及親戚男婦俱送至壻家或中途設燕男女喧譁或同送及門尊卑混雜晝則宰牛燕會夜則聯床厭飲壻家貧不能具酒食遂至長大不能成親最爲醜陋之俗有司宜嚴加禁革教以親迎之禮不許女家親戚陪送違者罪其家長

一送終人道大變南雄民有父母之喪皆不以衣衾棺槨爲重惟務供佛飯僧或暴露屍形而動經數日名曰保奏或廣開壇醮而直逾五旬名曰過七有司嚴加禁革責令遵行喪葬家禮

一書舖當禁之書一曰時文蠹壞學者心術二曰曲本誨人以滯三曰佛經四曰道經扇惑人心先已通行禁革委官宜責取各舖并地方總小甲隣佑結狀如再發賣前項書籍重治以罪再不許開書舖仍大書告示張掛關隘去處不許從外省販賣前項書籍私入廣東境內不時差官盤驗以禁

弊

一南雄民風愿慤乃有外省無籍之徒度嶺教書
教子弟讀律因而教唆起滅詞訟大爲民害有司
宜悉禁革敢有潛住民間教書者拿本道重治罪
及其主人

右仰南雄府抄案轉行各州縣遵行

爲風化事當職巡歷東莞考按圖志詢訪民風畧具
一二所當興革者於後若其詳則有望於令長之
舉行師儒之建白云

一鄉賢祠舊所舉列聞有一二未厭公論通學師生

其採訪功德實跡堪載祀典者會議列上其未愜
輿論者毋得濫舉

一創名宦祠凡有功德於民堪以廟食者具姓名列
上

一表章熊飛忠義祠立於榴花村以義士趙必瓌並
祀若必瓌祀於鄉賢則專祀熊飛可也

一廢額寺觀及淫祠田查出均撥各社學量撥醫學
以爲永久之利

一委教諭劉蘭訓導舒清方輅親詣在城并各鄉通
查一應淫祠盡數拆毀變賣基地收貯財料量

社學以教子弟立社以行鄉約毋得縱容豪右減價承買姦頑集衆阻畱其各坊巷鄉村教子者委官悉心查訪仍會里中父老推舉資行端謹者畱之淳薄輕賤千求爲師壞人子弟者即行罷遣

右仰東莞縣抄案畫一繳報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九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

蘇州府知府太原孟行按勘崑山縣知縣清源同榜人歸者尤確矣

公移

河南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魏 爲學

政事竊聞北方學者樸實不尚多言當職自慙躬行弗逮豈敢騰口說願爾諸生卓乎立志丕惟古聖賢是師朝夕誦法其書堂似面聽教誨務求實之我身勿徒出入口耳善者加勉有過咸許自新惟怙惡不悛乃名教所棄之訓迪蒙士尤宜先

後文保其純樸凡我郡縣長吏學校師儒同心以
正學術作人材爲事師道久廢尤宜自律律人
國有明法豫惟天地之中風氣渾大鍾爲人材大者
聖賢其次豪傑爾諸生所狎聞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慎毋自暴自棄

右仰府抄案下所屬州縣及儒學一體遵行
各具奉過日期繳報

爲科舉事照得今歲大比之年賓興賢能

國家重事也當職爲國求才所至參考諸生文行一
時豈能徧知必須上下協心庶幾事克有濟擬合

就行仰汝寧府抄案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
事理通行所屬州縣文書到日提調官速會教官
考選儒學生員擇其文理平實典雅已在取列者
從而審察其素行採訪鄉評其間果有過惡彰聞
衆所共棄者文辭雖工責令退避以俟修改果能
改者亦當職所容也若有素行稱於鄉衆所信服
或抱負材識傑然出衆而拙於文辭者特取而進
之儒士監生應試者提調官一體考選俱送該府
提調官嚴加覆考各查上料應舉名數量增一倍
俟按臨坐府送考期在四月上旬至乃刻日期

其不預送考者各在學肄業勿妨其功此係

國家開科求賢重事務推至誠至公之心期於薦賢

報

國勿徒虛應故事責有所歸案至各具奉過日期繳
報

為巡行條約事切惟上下之際當以誠意交孚今往
徃曲為奉承過自卑屈至於政事則多務為虛文
當職實所深耻今請悉罷苛禮凡事著實舉行其
請託需求乃時俗極弊吏胥常態學校禮法所出
豈容有關節交通然禁防不可不謹擬合畫一通

行

一官吏師生俱毋得出郭迎送及跪於道傍城中毋
用鼓吹所至提調官遣巡捕一員帥人逐諸境上
因以防護衛所亦如之每遇古蹟則以告過一鄉
則言其俗將至一舍許遣其僚若屬一員與醫僧
來教官遣兩生來迓因以勞問及郭門遣佐貳一
員教官一員諸生四人迓於郊門及近郊出迎候
駐馬官與諸生皆前相見用兩生導以入過城門
及旌表門閭各街巷公館神祠若寺觀淫祠則皆
轉身相告商賈俱勿罷肆惟讀書之家父兄子弟

聽其拱立於門送亦如之庶幾禮肅而情親若加以非禮之禮是悅之不以道也待我爲何如人
一知府相見登堂行禮立則於堂之東始終無自屈膝

一所至用禮生四人立於堂之地各官相見畧倣新官到任儀但自上而下以次立齊吏典而下以次跪齊俟稟某官某人見參拜而退不必跪聽發放有不及處禮生相之

一府佐州縣正衛指揮及守禦千戶暨師生有事皆正立相向從容稟說勿行跪禮若有過戒飭聽其

跪以示耻罰

一長吏相見後各具圖志及舉政教所當興革者學之師生採訪風俗美惡條上

一民間有孝子節婦山林隱逸有懷材抱德者武家子弟有通兵法者諸生父兄有興禮俗者庶民之家亦同大家有興地利務農力穡有功者醫家有精通方技者皆具姓名列上

一明倫堂講書各憲憲綱叙坐毋得謙避坐時常存肅敬毋得因而舒肆有失儀者屏立堂下示罰

一謁

文廟前一日儒學開報鄉賢名宦祠有未當者師生考

定列上

一寺觀惟

太祖所定歸併叢林係是有額其餘悉係無額與淫祠

一體當毀謁

文廟後有司畫圖具數開報相度以興社學

一供應出民脂膏務從儉約

一書吏門隸人等當職嚴加防範如有需求財物師生宜即陳稟重行究治若私以賄交通是與彼同為小人也今日以贓饋人他日必受人贓事發一

體究治

一諸生有請託者即是素行不謹不必更考其文藝
一府州縣各置門簿諸生每日有入公門者記其姓名與事歲終類繳俟案臨稽考

一北方稱呼甚醜惻然不忍聞士類何忍出口寧無羞惡之心乎宜從此痛絕其弊務期敦勵風節養成正大剛方之氣

一當職家世業儒並無親識遠客中州如有在外詐稱所在官司即便拿問遞回原籍毋得輕縱
一近年文移太繁變成吏胥世界今後務遵

國初洪武年間悉從簡約

右仰府抄案下所屬州縣及行附近衛所一

體遵行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為尊崇聖蹟事按上蔡縣古有羲皇畫卦臺地產著草神聖遺蹟宜莫有靈異於是者矣本職親往省視遺址尚存周垣頽圯羊牛來牧廢為荒墟蒼草亦不生茂雜出於小民墟墓之間絕無叢生者矣舊俗相傳白龜祠廟塑有羲皇神農軒轅遺像皆草木被體混處佛像中褻瀆神靈莫斯為甚中門今亦閉塞盡塑佛像至等下與胡鬼為伍是

固司風化者之責也擬合釐正仰汝寧府抄案轉行該縣提調官親詣本處因厥遺址繚以周垣守視惟謹前門扁曰羲皇聖蹟闢其中門撤出佛像扁曰天生神物祠廟盡撤佛像毀之其三皇遺像欽遵

太祖遺訓圖繪廟壁廟之北壁大畫先天圖前置香案

上五高大一座牌位表曰太昊宓戲開天聖時廟之左塑一龍馬背上旋毛具河圖之數廟舊名曰

龜以著草生處神龜守之也右塑一白龜不為洛書之數其上畫為紫雲有司時常

壞每歲春秋二丁後教官一員親往省視回申
學道毋得遲違及因而有所科擾案至先具奉過
日期續具修過緣由繳報

為申明社學事當職欽奉

勅諭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爾凡提
督去處令有司每鄉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
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責取勤効仍免為師之
人差徭欽此欽遵當職所至詢問社學每府州縣各
設數處然皆卑陋湫隘名存實亡教讀姑取備員
而已蒙養弗端長益浮靡惕然有傷於心今擬與

提調官經畫其事原設社學各因其舊而以為小
館各延教讀聚附近子弟讀書其中可增則增可
更則更務從其便別設一社學大館延請明師專
以禮樂為教小館生徒各量地遠近為節班輪入
大館絃歌揖讓其中大館師與講說書中大義令
其退而服行必擇地之寬大間曠者旁置一射圃
若有淫祠及廢額寺觀則撤而新之事體尤便經
畫既定然後興工營建既成當職別有教條頒示
小館教讀提調官會鄉之父老及在學生員推舉
其大館師提調官會同學之師生推舉上自

生次及山林隱逸次及監生生員務求衆所信
者提調官踵門敦請以賓禮待之小館師父自
行供給大館師有司供給之必須置買社學田乃
可經久提調官政多弗暇先命教官一員及生員
數人規畫而後提調官爲之措置因是亦可以觀
其才此係

國家化民成俗重事慎勿徒爲虛文案至先具奉到
日期續具行過事宜繳報

爲考正祀典事今畫一於後仰抄案回府提調官規
畫下汝陽縣撤淫祠改建施行先具奉到日期續

具行過緣由繳報

一古人祭因國之在其地者蔡仲克庸祗德見稱於
周公實始封茲土今宜舉千載之闕典立廟祀之
斯固太公祭爽鳩之義也蔡世子有身死社稷特
書於春秋英風凜凜至今尚有生氣宜祀以附蔡
仲

一信陽宰端木公賜蔡人曹公卹漆雕公開秦公冉
混而列於名宦鄉賢幾於瀆慢今宜擇淫祠高大
閒曠者改作書院祀之增司馬溫公光謝上蔡
生顯道以興後學高山景行之思

為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
透入石世以為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
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
泰召石工微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
自破仰河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候修志書之
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四方愚者
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闢邪崇正一大助也案至具
奉過日期繳報

為重冠禮以責成人事昔者聖人始制冠禮茲惟人
之一初將責之以成人之道是故不可不慎重也

自入中州見諸生童稚垂髻者皆偃然復加帽於
首是欲自附於成人也亦有年既過時而弗冠者
是自廢成人之禮也擬合改正仰開封等七府并
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凡年幼生員教官召而誨
之務執童子之禮恭慎謙卑祇許垂髻毋得加帽
犯夫子速成之戒年長過時者使人勸其父兄請
賓擇日加冠以進德修業期之其童生未入學者
一體遵依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為激勵士風事切惟士人讀書當先識禮義廉耻
乃立身大節也自入中州見士人每每陳乞

於表料檢故牘則有告乞補廩者有告乞補增
有告乞應試者狀內皆有老爹醜聲今雖改正稱
呼而陳乞者尚有只此一念試自判斷果出於義
乎果出於利乎君子小人從此而別昔吾夫子深
惡鄙夫孟子比作墻間乞兒斥罵士人讀書至此
固當心開目明養成正大剛方之氣堂堂天地間
為一大丈夫何忍墮落作此輩仰開封府等七府
并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徧告諸生互相砥礪以
古聖賢豪傑自期勿輕陷身卑賤案至具奉過日
期繳報

遺書卷之十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蘇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遺書卷之十一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拾遺

書

與王純甫

承寄性與天道二說議論精確理即是氣氣為天
性等語吾兄必自有見得端的處故敢直截據實
說出不經人道之語今亦未易以口舌與吾兄爭
必明道先生有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明
起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於衰料檢故牘則有告乞補廩者有告乞補增者
有告乞應試者狀內皆有老爹醜聲今雖改正稱
呼而陳乞者尚有只此一念試自判斷果出於義
乎果出於利乎君子小人從此而別昔吾夫子深
惡鄙夫孟子比作墻間乞兒斥罵士人讀書至此
固當心開目明養成正大剛方之氣堂堂天地間
為一大丈夫何忍墮落作此輩仰開封府等七府
并汝州抄案下所屬儒學徧告諸生互相砥礪以
古聖賢豪傑自期勿輕陷身卑賤案至具奉過日
期繳報

遺書卷之十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蘇州府朱屋至道行按對崑山縣知縣潘繼輝同律兩人歸有光續

拾遺

書

與王純甫

承寄性與天道二說議論精確理即是氣氣為天
性等語吾兄必自有見得端的處故敢直截據實
說出不經入道之語今亦未易以口舌與吾兄爭
越明道先生有言正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則謂之

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至矣此說最爲完備浩然章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既謂之配還好說理氣無別否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邪誰是氣邪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邪其人不能自解枝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

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即是氣氣即是理昭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即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惡那一邊便說不去矣願吾兄更精思而默識之可否幸速旋教烏反哺羝跪乳此是物性稟得來孝至於鵝不復知有母是人性中元無那理世間又自有孝鵝此意恐儘有

量承示伯潛進修動履憂喜相兼伯潛固吾畏友也曩嘗大進一番今別後又復一番精進校輩慚愧無地矣但其病體則深有可憂者竊惟養德養身元無二理願以孔門求仁之旨告之若只恁謹嚴固亦自好但恐拘迫太過則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生鄙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其二

吾兄處晦觀動其於治亂興亡大故固已默會於心傳聞主上英姿天挺此大有爲之機也乃以典禮扞格黨禍將興天下倒懸誰與之解校嘗

以天時人事窺之文同旣死上必注意渭先氣盛而才雄銳然以興致太平自任此亦有爲之機校憂其過也且懼其輕也又恐人言激之則愈甚也願兄以公天下爲心正其學術隨事補救其偏慎毋輕與之辨論疑定以鎮之從容以誨之順其機而轉移之天下安危將繫此人身上兄不可不加之意也

別紙

承諭孔顏所欲勿者非禮也疑校并視聽言動者將勿之信斯言也則與仙家目旣不視聽言動者

耳既不聽魄自歸肺何異豈校辭不別白與竊謂
心放處正是非禮孔顏所欲勿者在此非謂禮視
聽言動便是放也大抵人心通竅於耳目口體天
君莫位四者守位稟命何待於收惟此是心放出
走作則四者皆其透漏之路而目爲甚故曰旣從
此放出却須從此收回此乃孔顏所謂勿也心學
淵微吾兄剖析於毫釐正校千里之謬深感惓惓
至情但此心往來機竅更願吾兄默而察之何如

其三

別後每以吾兄抱病爲憂陳知縣鯨過武城不識

曾使之診治否竊謂吾兄欲求萬全之安非主靜
不可屈之以尺蠖未也必蟄之以龍蛇夏首連山
商首歸藏此乃聖學第一義吾兄天資蓋世苟能
從事於茲凝精完神深造自得其於却疾也何有
嘗與崇志論此甚詳不識曾舉似吾兄否元中起
邁絕倫而學未精確責善輔仁正友朋責也不識
吾兄何以告之

別紙

允薦先生久聞其名未得面會今亦未敢
疑煩兄自以已意往問一二至懇

周禮春官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古今註者皆
欠了然

大司樂圜鐘爲宮三段古今註者皆莫能曉其義
願求箋註數語

律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所從來久矣算法甚精
然其術易窮故不得已而用半律變律但旣曰半
曰變則非律之本聲矣宋元儒者始爲隔八相生
乃旋宮之法非定律之法定律自當依周禮六律
六同之序陽律皆左旋陰呂皆右旋其法往而可
返禪於無窮近世又謂黃鍾之管長三寸九分糲

賓九寸乃黃鍾之變而非黃鍾也其說何如求一
折衷之論

古詩三百篇皆可合於絃歌願求譜數篇見寄近
見允薦大成樂譜甚精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
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
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
人可學耳瑟學久絕允薦旣能之願譜一二見教
孔門甚重瑟千萬留意

其四

國家以漕河故河淮沛三瀆皆拂經汶水

障之西久則將變其他禍皆小惟大河北傾料使
千里生靈魚鱉校深憂之而未有以處之不知高
見以為奚若

與鄧魯別紙

聖人說話都是教人切實做工夫如學而首章聖
人分付要如此如此假令有一學生只管去念衆
必驚訝以為病狂喪心嗚呼此乃後世記誦之學
設有一生只管對人解說學是如何習是如何乘
必驚訝以為病狂喪心嗚呼此後世訓詁之學設
有一生要求勝夫子夫子說學他便要說以不
學為學夫子說習他便要說以不習為習如此衆
有不大驚訝者乎此即慈湖是也此正捧喝禪師
訶佛罵祖者也魯生魯生胡不觀鷹乃學習都是
實事空言使不得也

與胡永清

校不才一歲之中 聖恩荐至有非踈遠小臣

所當得者寧不感激思奮嗟乎欲致太平求賢第

一若學術不正人才不興而期得賢萬無是理

我 太祖開設學校固先行而後文科

亦因文以觀行師儒從有司自辟

今科舉弊壞已極士不務實學惟務空言師儒
非其人教化所由墮也校昔不自度其不肖強欲
更張但俗學溺人已深此官終難行志雖勞何補
且撫已內作亦無顏復臨諸生吾兄知我愛我與
其使罷精竭神較閱掇拾俳偶之文而實無補於
世孰若使之優游林下發明周官經世大法及條
春秋撥亂綱要庶幾可以助興太平玉汝於成惟
兄是賴叔賢渭先避嫌不敢通問俟得請後奉瀆
也

其二

傳聞元山病故 上必注意渭先矣世道之責
吾兄不可不自任 明主可爲忠言但救其未
流不若正之於本指陳闕失白發姦弊不若因機
而導之其機安在群臣不得面見無可致力者聞
上聰明好讀書惟有開陳古聖賢讀書之法使
上自求之庶幾有大開悟但古聖賢讀書與後世
絕異其差只在毫釐間不可不辨也病倦言不能
悉世道可憂處將來何者爲甚願吾兄常籌之庶
幾轉移救正容易著力也

其三

近讀吾兄執中一奏不覺心開目明其於君德
國體關係甚大而切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不我誣
矣校嘗學春秋頗覺聖人撥亂次第此莫還是第
二着且道第一着何先請兄靜中洞察天機所向
必能中其肯綮也

其四

上祈雪於南郊十七日有事於大社是日祭畢而
大雪此吾皇精誠感格也噫以吾皇之

英明而導之以聖學明乾坤易簡之理體天地交
泰之道其於太平何有吾兄精忠體國聞此亦當

鼓舞惜乎有君無臣不能不爲之浩嘆耳

與余子積別紙

嘗謂古人讀書主於體而行之與後世惟事講明
者異武王曰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康保民汝丕遠惟商考成
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保乂民弘於
天若德裕乃身夫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古聖相傳
讀書之太法明戒也聖人之學大以密校近者
禮見其區處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建立禮樂

有紀紀中有目徧布至爲精密誠聖人經世大典也而久鬱弗彰校頌發明其義務求可以推行於今吾兄深思善悟懇惻直言敢錄天官冢宰及太宰分職奉上請教願兄且勿開看先將聖經及諸家註疏閱遍思量聖人包括運用處然後閱此則彼此得失瞭然便中求摘純繆匡其不逮更願兄留意此書於世道大有助也

其二

承諭徐州水災重大民窮盜起賑濟無糧勦捕無術自病書生之學未適時宜此固足以見吾兄憂

勞惻怛之盛心矣校不佞敢再以書生之論上瀆高明今日事勢困窮極矣願吾兄方寸間常以禹稷之心爲心凡可以救民者無所不用其極請命於朝力言百姓饑且死懼散而爲盜賊以貽

國家憂積誠意以動上安知廟堂不惻然而念之乎否則受人牛羊求牧與芻而不得孟子所以語平陸大夫者可謂無遺策矣錄寄春秋繁露二章讀之未能深了豈內經所謂知其要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者邪趙氏屬辭固有鑿然考訂該博功夫精專足備一家之學

本義大有不同也高明暇時熟玩當自見之

與夏惇夫

在滁事簡望尊坐鎮雅俗使善類有所瞻依其益多矣雖然勿以事簡而弛防閑也御下不可不嚴也臨事不可不慎也山水雖佳幸毋終日徜徉觀之比曰觀我生君子无咎汝節天下奇才也而未必能遜志於學吾兄痛相切磋彼此必大有益也學者第一義必也恢恢乎有好善之心不自足已不求勝人乃可以深造也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其二

愷悌君子邀不作人想今已有次第恨道遠未獲聞其詳也承諭今音歌古詩同於俗樂云云深得慎重謹密之道但校所取者正以其曉音律耳感入天機莫神於樂此乃後世一大闕事校嘗小試於嶺南頗有效驗食芹而美故欲獻之吾君也伊川不答溫公甚善但在校則可吾兄舉似源甫則不可彼正病於不肯盡言今又益其疾矣天氣正溫充益宇宙願兄養德養身自愛

復邵思抑

前屢得吾兄書意向甚切頽惰之餘賴以振起然猶未得平日端的用功今承來教愈覺戰辟近裏所舉病痛皆就實地上說出來昏弱之資受益多矣悖夫有言此心提起處便是天理放倒處便是人欲提起心自提起放倒心自放倒至哉言矣日用間常切提撕須令應事接物與靜坐讀書時功夫合一方有得力處耳靜中涵養體驗所得所疑更願逐一見教幸甚所論良心數語甚精鄙意亦謂如此江西典學舊爲有時名者作壞一番近日典學臨難不能死節師道掃地 朝廷選擇而起

吾兄大愜士望其責甚隆也象山故江西人今其學張皇於一方此吾道明晦通塞之機人材盛衰世運否泰皆將繫焉非得吾兄拔本塞源何以力救茲弊此又同志所責望於吾兄也伏承不棄遣使持書以出處之事下詢淺陋顧技何足以知之願以昔日求去之心而度今日可出之義則將不俟終日決矣

其二

故人日以遠悠悠我思吾兄親切用功日用間有得力處天德本自完具却被私障蔽塞

非決堅定志用勇猛功如何得透出校因學不
力未教而已知困慚對夫子宮牆故人不棄願
以振我秋令嚴肅天高氣晶願兄法天推盪胸中
陳垢以收摧陷廓清之功不具

其三

不才多病久當退藏天意固將大徹昏情之資而
昇空丘壑違天不祥不敢不勉日承下問畧獻所
疑今復癡舉一二以吾兄切實用功當先了了矣
古人口未嘗說性終日於性上用功如何是性動
處可見善乃天真性之本然惡乃人偽從軀殼起

故不可無澄汰之功古人所以貴於精一也然必
須篤信性之本善與聖人同乃能確然立志子積
論性得無支離矣乎今欲於理氣處求一說融貫
可通恐涉於想像講說矣象山天資甚高論學其
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尚麤鍛
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
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校之陋也喜怒當求之性情
不當求之議論今舉先儒同異之說而求一說可
通是又想像墮於言語間矣躬所未達率爾

其四

來諭若以奔走廢學古人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豈待安安而後用功邪明道有言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當責志吾兄以爲何如

其五

別久寂不聞起居俾來喜動顏色吾兄蒞政臨民不識此心常精明否儻因而汨沒却須求一出場也禮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又曰虛中以治之此言論敬極爲親切邊事本易處分而廟筭或欠整暇蓋未知敵虛

實也中國大勢盜賊實惟近憂然莫如山東爲甚今機械已萌矣吾兄所論列必切事情便中幸有以教我

其六

永清南還吾兄朝夕又得親一畏友此殆天相之入也吾兄明敏有餘却似剛毅不足故於沉潛之功決定之志未能自慊於心與永清處當甚有益永清豪傑之才但涵養德性變化氣質之功未免從前缺少近告以體仁功夫躍然而喜但未知別後得力處何如願以孔門程門所示求仁之方與

相切磋台仲數得相聚否近道之資好善之志深
用嘆服但其用功次第未知何如莫於聞中消了
日月責善輔仁朋友之職願各努力相勉

與桂子實

久不聞故人起居懷想無已姜源甫余子積來訪
盛稱吾兄進修之功昆仲自相師友朝夕漸摩以
講明禮樂爲己任聞之曷勝欣仰先王之禮久不
明於天下高明乃獨深信而篤好之考求其故冀
可行之於今此其志當於古人中求之校病臥家
居深恨弗獲執經請益抑嘗聞之明道謂橫渠以
禮教學者甚善又病其下稍頭溺於儀章度數之
末如喫木札相似此言又何謂也二程先生平日
教學者未嘗不以禮然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此其本末先後之間必當有辨高明其
自擇焉

與聞靜中

卧病衡門久矣不聞故人動定今始知年兄改官
考功深爲朝廷得人賀令國家紀綱尚存海
內素而未亂者前後考覈亦與有力焉明年春
考覈之期天下之治係於年兄天下之亂亦係

兄天下之望咸在年兄天下之責亦惟年兄尚其
勗哉惟吾兄悻厚靖默近仁之資朋輩鮮有能及
者而且精密小心動無過舉黜陟大事固當加詳
但未知剛斷明決處比舊何如耳君子居其職則
思死其官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昔裴洎三爭
事於上前不聽李藩謂曰曾以出處決之否憲宗
乃從洎言所願年兄壁立萬仞以澄清天下爲己
任勿爲大利害所動搖其察之也必精其詢之也
必廣其行之也必果其持之也必堅所陟也必有
以慰天下之望所黜也必有以快天下之心公道

大明紀綱益振則海內猶可望治也聞諸縉紳咸
以公輔之器期待年兄年兄一生勲業咸在此舉
尚其勗哉

其二

校昔官南都司直劉公寔爲吏部端居簡出惓惓
於鑒別人才爾時世道方傾危君子有所恃而不
恐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非隱然爲一時之重吾
兄清德重望與劉公同素善秤亭人物雖然校不
惟欲兄爲衡鑑更欲兄爲大匠今世人才衰微須
大振作之汲引之挽回世道庶幾在此

別紙

天下大勢有緩急故君子之應之也有經權今
國家之事亦孔棘矣若以常法應之恐未足以救
茲變也東南大水數百里生靈將化爲魚不識當
道何以救之乎

其三

源甫所載革除時事雅有史才其包舉也廣其考
訂也精其臧否也正今亦不必改竄但取其所載
事畧以朱墨別之凡朱點者錄出便可成書矣墨
點者亦不可棄別錄出之以備料檢故事憑見如

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又源甫所查者多吏部兵
部事更願託相知者備查戶部禮部工部及刑部
事各衙門亦然但有關係者皆科條錄出可以大
補我 國家典故不但可補史氏之闕遺也校書
見兵馬司所取妖人南赤肚供招備載藥劑分兩
製法可以延年可以生子不覺吐舌君子作事當
爲遠圖此事奇甚必且傳播四方豈無癡人欲嘗
試者但云假造秘方殺童男童女和附子等藥爲
方則其術不復售人亦不談之矣吾兄若成持重
必能深長思招議中決不草草也未知此事

何以處之

與吳德翼

校讀尚書見唐虞君臣互相戒飭凜然生祗懼之心今交友多唯唯之風願與吾兄共悖古誼校嘗竊謂吾人材質易爲氣稟拘住若只就謹言正行上做工夫固不失爲自修之士終恐規模窄狹展拓不開直須卓然立志以古聖賢自期見得箇義理大原學問要切處日用之間先立箇大綱領然後循序用功庶幾規模闊大不受氣質限量孟子之所謂能盡其才也

答潘希召

承諭某近已回頭但猶未轉步此誠可爲吾道之喜但以愚見窺之某豪傑之士才高氣雄此等人既已回頭不憂其不能轉步但恐未肯回頭耳然此亦難以口舌爭要在積誠意以感動之耳古人只在實地上用功孝則真箇是孝弟則真箇是弟存養真箇是存養省察真箇是省察故朋友之際相勸而善工夫最多不消費許多言語後世只爲實地上工夫不及古人故議論愈多愈闊承諭近讀孟子只覺深得一格于此等必有灑然自得

第恨離索之遠不獲面詣以領教言

與張常甫

往歲會於吳門承諭天人之際逮今猶覺凜然年
兄既已識得此意其於戒謹恐懼之功自不容已
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處但未知虛心受善及
廓大規模處比舊何如枝竊聞之夫子曰吾十有
五而志於學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學者立
志直截要學聖人則日用所講皆聖人之學便自
見得箇根本簡要處決不作枝葉瑣碎功夫其於
訓詁辭章非惟不屑爲實亦不暇爲矣年兄聰明

過人又多材藝恐於訓詁辭章未能絕利一源故
區區有懷尚欲以此瀆告耳

別紙

嘗慨心體湛如太虛只因軀殼上起種種私意便
如漫天雲霧莫能就根上勘明我身從天地來天
地開闢會當有混沌時我身有生固當有死何啻
海上一漚風前一塵死生已透更無別則人間世
所謂名利關聲色關者更無難透矣而後心體超
然天德自見且道世間貪生怖死底畢竟得否
人何不自省悟愚見如此敢呈似吾兄以求是正

與蔡希淵

冥門一別相將二三十年吾兄則既老矣而校年亦踰艾不敢復以世俗常禮筆墨陳言溷長者記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請以是爲高明獻承示新刻太極圖解及改竄西銘足占吾兄精力沛其有餘不然豈其皓首而猶游戲翰墨邪未知元公純公見之還首肯否

與崔子鍾別紙

體仁舊說當時雖頗知鞭辟近裏尚涉想像日用

間缺却行著習察實功立本處未能致一不免更端邇來柱門修省遠求堯舜危微之戒近體孔顏克復之傳用是惕然愧懼所恨昏惰之資不能勇猛奮前願吾年兄常賜鞭策

與徐子榮

別久瞻仰曷勝吾兄位望隆當自任以天下之重校天之廢才也乃扶病入汴抗顏復爲人師漸負慚負過歸德考按道微子所封先聖祖宗所自出之地也曠百年無表章之者蓋有待於皇上焉耳校謹具奏以請事下春官願兄與西

共成茲美此萬世一時也

與王特行

一別十有六年始有虎丘之會竊覩吾兄所存剛大尚存精神視舊則欽藏矣此固可喜然猶未足深喜者欲吾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校嘗謂人能虛已從善則天下之善皆將歸焉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吾兄若於此處著力所進詎可量邪更願沉潛以求之勇往以行之冲澹以守之毋以教外別傳亂吾聖門宗旨使彼此失是也

其二

別父曷勝瞻仰古之大臣不用則天下仰之用則幼被天下何哉其誠素積有以感格天人也故曰才與誠合然後能勝天下大事吾兄今當暇時正宜勤懇大進厥德訪求人才講求經世急務以古聖賢豪傑自期待毋徒養望自高也何如何如

與梁仲用

校無似誤蒙教愛二載於茲緬推執事以默名譽而言語傷易傷煩十常七八豈欲寡其過而未能邪人心道廢於舌舌動則聲因以宣故人之多言

者舌常有動意蓋此心全體俱奔在上而也仙家
守氣必先塞兌固靈根吾儒欲存此心亦須捫口
勿言不輕漏泄意自歸根則養得心完密無罅隙
可走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人之所以輕
易其言只因不把當事才高之人事來應付得去
揮霍得下其失尤多凡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也
故嘗妄論欲求放心必自謹言始校方感其輔而
乃以良其輔勸執事可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
者矣然在執事自不當因人廢言也

與陳宗獻

校多病惟泉石之與居鶴鹿之與游世與我而相
忘又矣意猶依依在天台雁蕩間者念省齋素菴
之真率也渺山川之阻修歎聲問之日疎茲得秦
黃門出宰望邑今而後彼此得以常相聞矣昔歐
陽文忠公每見學者好語吏事以其有及物之功
也 國朝設大明律後法例日多吏莫知所遵守
弘治間刪爲問刑條例其後奏行又復增多省齋
一生爲刑官最久平恕多及物之功今當聞居取
舊例而閱之中有難行者私論其故因機上聞此
天下之福也校嘗怪大明律中文武官犯公罪次

武官犯私罪因何不行起於何年何人奏請死罪
真犯雜犯法家承用已久莫知其原省齋必能究
其本末也便中幸賜教

與王誕敷

傳聞吾兄治郡勤勞久而弗懈此盖忠厚懇惻之
心不容自己吾夫子所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者
也但爲治亦當綜執體要振揚紀綱庶幾恩惠所
施周徧廣闊若徒屑屑庶務屈首於簿書聽斷間
則將有偏而不舉之處此理勢之必然也然吾所
謂體要非簡畧庶事也深識治體舉其大可以包
羅細事而無遺也吾所謂紀綱非專委任他人也
分政百職吾可以坐鎮於上而責其成功也校讀
經史見古之人雖位有大小時有汗隆然其治皆
先有一定規模然後次第施設故用力少而成功
多也年兄大度士乃敢進以此言

其二

傳聞貴治灾傷頗與敝郡相似何辜斯人荐遭酷
罰哀哉年兄素寬厚觀茲艱難其於慘怛固當倍
百恒情也目下荒政檢勘宜早蠲免宜寬下司奏
行咸觀望上司意嚮所在大絃急者小絃絕願明

諭屬吏一以救民益下爲心庶幾少延垂範之命
年兄尚念之哉

復徐子謙

姑蘇密邇貴治傳誦政聲洋洋滿耳夫以憫惻憂
民之心而濟之以平易精密之政宜乎事便而民
安然德翼又稱善政所召天降嘉禾自楊守承芳
以來僅一見嗟乎天人之易格固如是哉然在年
兄則當謙而弗居日慎一日可也郡守之職至爲
親民君子學道則愛人如欲少行其志無以踰此
官矣然其澤有在一時者有及於數十年之後者

有百年者有百世者顧其規模次第何如耳居今
之世牽制孔多又多簿書期會之冗坐糜精神不
得專意於其遠者大者然此爲常人言耳年兄豪
傑士也豈復時勢所能拘哉充吾懇惻愛民之心
盜然天地之初意氤氳氤氳盈滿於胸中發而施
之於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喪一毫毋
使芥蒂於心以雜吾正念集郡之賢士大夫遠近
父老相與講求諮議兼總條貫次第施行因平易
之政而更爲久遠之制因精密之政而加以闊大
之規則其澤之所被遠且百世近亦百年年兄

茲土將廟食無窮矣南望旌麾每欲瞻拜而多病
所縻弗獲如願徒切引領而已

與胡希曾

吾兄清節瑩如冰壺一旦青蠅點白璧天下咸嗟
矧於知已五岳起方寸隱然詎能平也久矣然在
吾兄吞雲夢者八九此何足芥蒂人間世利害得
喪寵辱關心只爲有我若曠然無我任他萬起萬
滅豈能汨吾胸中之和且我身安從生固出於天
地今夫天地原也從混沌來畢竟又混沌去我身
住得天地間能幾時何故就軀殼上起許多意

思維絆却浮名如蠶自纏自縛不得堂堂自由世
間只有道理最大生天生地吾身又從天地生當
初天地生我時完全交付與我我今也須完全交
付還他生一日便當盡一日道理故曰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卷之不盈分散之彌六合維時春氣氤
氳生意流動充滿盎然吾人之仁也靜處春生動
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爲祝

與毛黃門

又佛耆德顧見而未得階乃蒙辱先以書優之
教左右嗟夫聖學不傳久矣空言病心異

願長者一振頹風行著習察而後道可明也
正得秋而萬寶成更望收歛歸藏以法造化不具
與方特舉

枝病弗獲詢起居懷仰懷仰人物志稍增於舊願
聞有後言或未必面告校辱過愛故敢以告願精
覈之更博訪之死而是非未定者姑徐之又如唐
節婦周賢婦皆古人所難而名不出於里門恐潛
德尚多不過君子表章遂爾湮沒二婦尚無恙例
不當書故未敢白恐前此或有類於是者衆司人
物權衡者不可不留意也朱節婦鄭烈婦已載五

貞祠而傳不之及衆皆訝之未諭尊意云何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知
織養蠶矣而不知治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吾因
贊曰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爲蒼生汲
汲

與呂仲木

吾兄載道而西校兩奉書不識能達左右與否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裡之私意未嘗不在
鑄間也大哉聖人之道峻極於天願吾兄超然於

訓詁辭章之表聚精會神不作三代以下人物子
曰予欲無言天生精神幾何那得許多應付世俗
儘隨緣說得無限好話當不得四時行百物生也
矧於不好人也要說他好三代直道而行無乃不
若是乎校於吾兄何能有所裨益然猶時獻其一
得之愚者以吾兄好善肯舍已而從人也春氣漸
溫願若時完養太和之氣不具

答呂仲木

兩生侍教醉飽盛德而歸明道有云後人雖有好
言語終被氣象卑不類道吾兄以厚重淳美之德

涵養既深蓋於面背正當於古人中求之耳今也
講學者太易易然而內省或缺似與聖門訥言敏
行相反高擡此心不在本位天下事一以浮氣大
語蓋之未知流弊何極吾兄身繫海內重望愚意
深望高明用志不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勿滯於
訓詁勿散於詞章庶可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
既倒也源甫經濟之學明習 國家典章長於矣
法而人鮮知者今得同官當有切磋之益也故以
爲賀願常叩之庶可以發其胸中之奇源也
德容益知鞭辟近裏者已則所造亦當長一

與鄒謙之

昔者請教承問發於屢空邪抑億而中邪善哉發藥矣空空願學焉而未能億則技所不敢然而人苦不自知譬如病者不自知其病得明醫指示而後曉然投以瞑眩之藥而後疾脫然去體矣吾兄既知病證願賜藥劑使無深入膏肓至懇至懇六書精蘊中三卷知字四卷忠字六卷格字二卷靈字與來教有相符處願取一觀訂其得失幸甚幸甚承賜東郭文集骨骸開張明白痛快善啓發人受教多矣但其間有說得甚是著題而殊不切於其人者豈應酬之體當如是邪信如是無漏佛菩薩亦時復爲應付僧邪鄭壻若曾嘗受教於涇野今卒業南雍獲在鈞陶之內何幸如之願加鍛鍊汰其渣滓底於精純至幸至幸

復徐曰仁

病卧窮鄉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深懲吾黨各立門戶之私意極惓惓竊惟道乃天下公理愚夫愚婦皆可與知人惟各有私心是以自生障蔽吾輩相與正宜公天下以爲心故曰天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其

若乃自立意見以私智窺測大道便謂此乃天
之純古人之全體同己者則以爲是異己者則以
爲非斯其去道亦遠矣此校之所不敢也安得吾
輩同志數人相與聚首一處僕得聽於下風彼此
坦懷盡言無隱各陳所學質其是非驗之吾心性
情之實考之聖賢經傳之言參之天地萬物之理
辨異端近似之非振俗學支離之弊務求至當歸
一精一無二剖破藩籬以爲大家豈不快哉若欲
仍立門戶不求同理而求同己則亦末如之何矣
此校之所深願而未能者也歲暮邵思抑過我道
至懇至懇

與楊實夫

及高明有書與之講學恨不獲聞其詳今會晤未
涯幸以教思抑者教我雖心之精微言不能盡然
旣陳其端庶幾思而得之可爲他日承教之地也
惟時孟春和氣藹藹充溢寰極間萬物欣欣咸有
生意吾兄負蒼生之望願體此意以福斯民嗟乎
時事日益非矣每讀殷書周雅喟然不能爲懷想
吾兄在位者當倍慘怛也舊歲吳下大水嘗深
吾兄勸當途大施蠲免賑貸之意意弗得達今

之憔悴極矣而徵歛益苛是何異於歐民以楨
壑也斯實禹稷過門不入之時矣願勸新中丞速
解一方倒懸之急幸甚幸甚

答王天守

聞名二十餘年尚未會面惟神交而已伏承下問
為學功夫茫然不能答請姑陳其自訟之意吾人
學不得力只因無必為聖人之志以故纏繞於文
辭擔閣於意見不肯喫緊做功夫今欲反此必須
辨得朝聞夕死之心而後庶幾有成耳

與唐應德

侍教連日獲探心之精微洒然超脫塵俗卓哉卓
哉但毫釐易差恐微有近禪處微諸孔門或有未
合辨之弗明弗措乃可洞極幾微於此尚覺欠耳
賈傅致火致日之譬聖學殆有取焉何如何如

其二

聞讀周易以應德之高明必有超然會心處便中
毋惜示教校昔治五經惟春秋易致力為多賴天
之靈偶有所見而又得之弗完體之未合恒用歎
然深願應德撥轉天機莫被葛藤纏去也雖然又
不可落空不識高明以為然否

其三

虎丘之會承諭所用功夫視前乎此可謂盡言無
隱矣學患不能行如應德之力於行所進何可復
量但校有所疑亦不敢隱應德信道篤矣而執德
似未弘仁以行之矣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似有所未足吾輩不幸去聖久遠學絕道喪
不稽之以聖人之言安保其無差校自度言輕不
足以回應德雖然應德昔者持之甚堅亦猶今者
持之甚堅但願毋使他日之悔亦猶今日之悔也
聞欲過我跋余望之

與林勿欺別紙

元厓之亡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內臣大叫
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
曰昔傳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幸賴元厓回
天則元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
母也

答簡中丞

修門一別八載於茲瞻仰厚德宛其如昨海瀕多
盜屢作屢止屢作要皆販鹽之徒目前之禍
尚小他日爲東南大害者必此也 明天子聖

長江表裏之封付公經畧必能爲 國速慮坐消
此莫大之憂欽仰欽仰天氣正暑願靖共自愛

謝錢清戎

日旌節過敝里校偶出弗獲迎迓中心缺然承賜
腆貺深感厚德兵不土著世費清勾上下俱困一
夫行戍輒破數十家而禍未已也故曰難盡法者
莫如清戎而易積陰德者亦莫如清戎恭惟執事
秉國之鈞叱咤生雷霆响煦成雨露東南億萬生
靈仰以爲命先正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
校不佞敢述小民仰望之情獻於臺下幸毋以人

啓言

謝郭侍御

聖天子方殷憂在上共惟道長方振風采於臺端
今日之事虜勢可憂未若漕河可憂之遠也漕河
可憂未若中原盜賊將起未起可憂之大也等而
上之憂端齊終南願披丹誠爲 明主忠言之
自本而未沿流沂源俾天下蒼生轉禍爲福幸甚
幸甚

與徐朝儀

荒政至急者蠲免賑濟今則蠲免尤急自來官司

檢踏災傷上司必復熟幾分一圩之中間有田成
熟者必累一圩荒田故低田小民往往將高田開
沒以免後患今必須先期勘驗廣施蠲免之恩下
令禁戒庶絕茲患一年饑則缺二年之食久雨後
必晴比及秋冬水勢須退必資春熟庶可接濟秋
成宜及今設法多收大麥種至期給散貧民勸令
廣種是亦救荒一助也更緩數旬麥價必踊貴矣
水勢滔天窮民乘機易聚為盜况於素為盜區者
乎昔承垂問蓋已軫憂所謂太上救失於未萌也
今其勢已兆矣遏盜之機正在今日昔庚午歲盜
賊充斥官塘白晝不敢行父老有識者議令沿塘
各區糧長每區出巡船一隻與巴城塘浦東西二
巡司往來巡視因命點鬧盜賊當聞風屏息也父
老所謂建是議者彼嘗目擊近地有賊官府差人
不能擒後命各區糧長與俱捕獲故也巡司嘗憂
地方貽害每欲申請特未敢耳校採輿人之論達
於台座伏望年兄早賜舉行如有效則推於他處
可也

復胡郡守孝思

承宗所定名宦鄉賢允愜公論千百年缺典一旦

舉行甚盛甚感校不敏豈能有所贊襄爰舉一二
缺遺告於下執事伏俟鑒裁名宦若漢都尉任延
太守第五倫張霸梁郡丞江革唐刺史蕭定宋知
州閻象通判徐奭金判司馬先知州孫覺李光鄉
賢則高士若龍丘萇忠義若張乘孝子若龔明之
篤行若陳之奇名臣若王葆流寓若黃士毅殺嘗
受業於考亭之門其他可稱述者尚衆願命三學
諸生悉心蒐訪科條其人參以史傳而明公詮定
焉垂示永遠以爲法程校不勝欣願

別紙

鄉賢有沈旣濟者觀其選舉議及請冠中宗之年
書武氏之事乃經世之識也嘗坐楊炎薦左遷終
身後陸宣公爲之申薦更願考訂其人俞琰神仙
家似不可與其所作弦歌毛詩譜願就其家訪求
之此書渴欲一見也

其二

別後風伯所阻遂不果行有虛尊賜文選及陽水
法帖已拜嘉貺嗟乎文章字畫皆生於人心又繫
於天地之風氣故不能不與時高下雖虞保之水
亦未免囿於風氣之中雖然天地氣化無常

舉行甚盛甚感校不敏豈能有所贊襄爰舉一二
缺遺告於下執事伏俟鑒裁名官若漢都尉任延
太守第五倫張霸梁郡丞江革唐刺史蕭定宋知
州閻象通判徐奭金判司馬先知州孫覺李光鄉
賢則高士若龍丘萇忠義若張乘孝子若龔明之
篤行若陳之奇名臣若王葆流寓若黃士毅毅嘗
受業於考亭之門其他可稱述者尚衆願命三學
諸生悉心蒐訪科條其人參以史傳而明公詮定
焉垂示永遠以爲法程校不勝欣願

別紙

鄉賢有沈旣濟者觀其選舉議及請冠中宗之年
書武氏之事乃經世之識也嘗坐楊炎薦左遷終
身後陸宣公爲之申薦更願考訂其人俞琰神仙
家似不可與其所作弦歌毛詩譜願就其家訪求
之此書渴欲一見也

其二

別後風伯所阻遂不果行有虛尊賜文選及陽冰
法帖已拜嘉颺嗟乎文章字畫皆生於人心又繫
於天地之風氣故不能不與時高下雖受保之亦
亦未免困於風氣之中雖然天地氣化運旋

固各有時而吾人返朴還淳豈無其道論其要不
越乎此心收聚放散之間耳每讀易至於大畜小
畜未嘗不三歎焉葑菲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傳聞荒奏已得請小民歌舞德澤願刻日散布民
間庶沾實惠

其三

承示樂府其格雄渾其調悲壯沉鬱或婉而麗蓋
兼衆體而雜出之者乎雖然校不敢贊而敢獻所
疑古詩中聲之所出所謂人詣乎天爲至人言詣
乎天爲至言故可被之八音其極動天地感鬼神

而况於人乎今所傳三百五篇非盡孔氏之舊以
其繁聲多也而後世莫能非之知言者鮮知音者
彌鮮樂府要皆出於風氣多屬繁聲其動以急者
胡樂也有殺聲者必有殺心其靡靡者俗樂也有
淫聲者必有淫思是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高明
以爲然否天氣正寒願若時凝固天真不具

答聶郡守文蔚

林廣文過我首詢吾兄起居且聞所以不出之意
甚慰遠懷豪傑樹立自別今乏講學者好說心常
動而不靜不復知入生而靜爲天根本者獨

警龍之譬山林之日長道義之功深足占吾凡德夫達夫邇來用功何如校勸其辨自聖作聖之別不知渠肯俯聽否彭石屋完然赤子之心而講學頗闊步相會淺不曾獻得一服藥也

與王郡守克敬

今吳下惟糧長為苦役公十分盡心莫不知感大抵其害有四一曰起運此大政使然由今觀昔固自有間雖然宿弊實未盡除士大夫度量小使欲邀功生事減去加耗使糧長重困願加優恤二曰收頭此其弊在有司今蒙禁革立為櫃收之法甚

善甚善但姦頑細戶不納者有司不肯查姦舊總結在糧長戶上則又累矣願加之鑿察三曰大戶此則士大夫不能無責今既自父則無此累矣却有姦民二三石上下者恃頑不納煩查照近年楊二守事例令糧長查報難徵人戶文冊在官先行追併四曰包陪此須設法開墾荒田實為永久之利調收極不便於糧長極便於小民舊歲聽糧長自收小民十分嗟怨今歲願仍調收但須督有司耐煩着實催徵不致墮誤以累糧長乃為兩便大抵收糧之時小民可憐而糧長可惡父糧之時

長又可憐而允軍可惡交允之時允軍又可憐
有可惡者安得如公輩布列上下內外使人入
生樂業乎校所採民言若此敢轉告於執事傳曰
芻蕘之言明者擇焉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蘇州府知府太原生道行校刻昆縣知縣海虞縣同請諭有見

拾遺

書

與嶺南社學師

慨自古風寢薄庠序之教廢也久矣本職承命
督學茲上深爲是懼爰興社學訪明師僉謂如先
生者模範謹嚴宜憲蒙士茲者館舍告成敬修書
幣延請諏以陽月巳卯日啓館伏望體
化育之心念本職惓惓之意毋惜俯就先期

早敷德教於一隅可暨風聲於列郡庶幾遠近相承教事大興古風復見於今日本職不勝至願惟冀鑒亮不宣

與河南列郡守

校鄙人也豈堪中州教鐸今來已晚又迫賓興之期大懼弗克選掄以上副 明天子求賢之意恭惟執事一郡之綱也諸生素行某也賢某也材或某也不肖久已知之雖有未知朝訪而夕可得矣敢竭誠悃求助於執事忠莫大於以人事君願殫厥心裨校成此盛舉州縣長令暨於師儒與諸

生彌親其知彌真而與校未信也執事與之相孚願達此意共濟登斯有三善焉一可以爲 國得人二人知所勸可以爲他日興教化張本三所舉得實不至於長詐偽之風反傷大體校不勝至懇

答王郡守子正

衿來承下問惓惓於吳氓甚感心也顧淺陋何足以當之聞命祇辱來諭禁奢靡息爭訟此誠今日對病之藥也如校之愚更願明公以書請於鄉士大夫相帥以儉共成禮俗以爲民表富民能節好禮者發之擇其犯分尤不率教者或使

族鄉黨或督之開墾荒田而官無所利爲小民庶
其風動乎乃若倡優賭博搬戲雜劇男女遊山燒
香此尤風俗大蠹願爲之厲禁犯則峻治之詞訟
一事願以誠感上司勿輕受詞及偏原告以長刁
風勸屬吏廉靖愛民勿利紙錢贖米民自以不擾
明公復以書請士大夫舉行族約鄉約訟當自簡
矣古人有言治天下者何異於牧馬哉亦去其害
馬者而已矣願加之意雖然之二者固急務也如
校之愚則謂莫急於正紀綱願明公推誠於郡佐
邑令同心共理治道去泰去甚大抵法弊易救人

弊難救而時弊尤難救雖然如猫捕鼠一擒而衆
惕矣俾回先此奉復仍令二三子詢訪民情具時
政當罷行者續以告也

答呂德

汝書惓惓問政嗟乎今之作縣即孔門之爲邦也
但古有君道漢猶有長道今直僕道耳此固法弊
亦由人弊下焉者惟知漁利人面而鬼心此盜賊
之行也汝必不肯自汗亦不待吾勸戒稍上焉者
但務名以干上司之知其弊徒虛文無惻怛之實
此市井之心也吾不願汝爲之也時新居鄉亦嘗

見作縣者守身如玉之潔如冰之清而愛民也如
父母之切而不獲上下之心者乎保伍法古人嘗
行之矣妙在誠心愛民因俗以爲教所謂神而明
之與民宜之也安石行之而害者法旣苛擾又以
刻急濟之皆由其拘性彊心所致也

答章懋實

承示奏篇足見惻怛之意書稱欽哉欽哉惟刑之
恤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
矜而勿喜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心也充之滿
腔皆春推而達之六合皆春矣但事多見行覆本

易於破調不過曰合無申明則又作一場話說矣
東漢而下奏篇往往瑣細萎弱惟孔明出師表可
泣鬼神唐入尚駢儷陸宣公奏議炳炳如丹口不
言仁義而仁義存其中亦不覺其爲四六也宋人
自諸名公外皆未免於議論多范文正公則又迥
出諸公之上程朱奏議自當於六經中求之而明
道數篇若用其言可以從容三代之治近世奏議
往往是舉業否則更曠又否則一篇古文詞胡端
敏公論事劉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願親家究心
焉平時作何功夫所交何人皆吾所願聞也

與陳克修

暑中不獲入城看汝此心缺然之任已決數旬矣
部中諸事想俱悉其本末昔 太祖嘗言朕蓄
百萬兵於京師不曾費百姓一顆米以開江北諸
屯也工部特設屯田一司想專為此今廣屯如故
而大困民財不知其弊起於何時願爲我考究顛
末詳以見示至懇

答王民熙

承諭克己之難自非懇切用功豈能知此艱苦狀
敬仰敬仰雖然此莫只是後天苟知入心惟危常
存畏意蓄吾全力纔覺萌動便逆折之擇其甚者
與之鏖戰必也誓不與賊俱生滅此而後朝食庶
其先天乎躬所未遠姑誦所聞慚愧慚愧承問中
庸指歸且未作五經已付之忘言惟禮記經文不
可不刪定容他日爲之

答曾太平

與故人別十有四年矣徐亞叅王泗守過我備言
善政余作而歎曰有本有用之學固如是邪甚爲
赤城之人喜之自守令之數易也而癢痾疾痛不
關於身今若此真民之父母也來諭所舉戒懼慎

獨足見畱意於切己之學但未免猶落言詮而分屬正心誠意則彼此似俱失是願更體驗之夫中庸與大學一也大學教人用功首把明明德來說中庸則首舉至善指示人亦猶大學之提起知正也中庸之戒懼慎獨乃隱括大學八條自只是一箇活敬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箇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功夫研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着精彩也近作大學指歸大學翻楷

大學考異寄往指歸錄本偶不在以草本寄其間更有一二修改處然大體則不異矣試體驗之有不合處儘好商量維時仲春宇宙間渾是一團太和元氣薰蒸但覺或未至而至而不至近則調變一身遠則康濟兆民尚慎之哉

寄參

自汝蒞任後又不得汝書至今懸念周子樞督學四川取道江右吾有書寄汝想已達毛剛卿自雲南回道經耒郡云會彼中士夫徃往訾汝恃才而傲慢入好張弛而不知體要嘖有頰言惟范太守

說汝所行是多扶持之言嗟夫好事難成好人多磨一至此哉雖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聖賢教人忠恕之道也以迹觀之悠悠之言似出妬婦之口以道觀之因是而反求諸躬有所未善則改無慊於心則加勉何莫非吾忠臣也何莫非吾金玉益友也縣尹立於萬民之上誰非俯仰吾者惟吾獨尊矣故不患其挫折也而患其易驕也有所拂鬱於心觀省加密兢業轉深久之自當孚應古之學者必先理情性汝之性情素傷於褊急而於寬大和平惻怛忠厚之意有所

不足或因事觸發或自覺知或得人指破大煅煉一番此最是着力處亦便是得力處也化漸長成讀書勤惰何如汝父儻出外衙中凡百關防俱當用心易家人利女貞男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况主母不在內外尤當謹嚴慎勿以官事在室中言之恐易漏洩生事汝居家素儉泊今居官尤當儉泊於家古人官箴將勤補拙以儉養廉說得甚好前輩又有箴自高不高護短終短有銘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皆格言也吾與導幼俱平安汝不必掛念一縣經綸四海同

汝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廟食百世詩云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号

與楊尹仁甫

吾崑九保鄉氓朱朴有賢婦曰周氏朴伎人也自
卅角時爲婚以睚眦之憾棄置終其身然以賢婦
善治家也猶委之內政已而他娶賢婦處之如常
再娶者化其德願以妾禮自居不敢與賢婦均禮
朴他日携外婦歸再娶者亦不見答對不能堪賢
婦數教勸之已而外婦死情好如初賢婦教誨之
力也再娶者及外婦所生子女賢婦鞠育之不啻

若自己出子女長成猶孺子慕朴壯歲死賢婦哭
之甚哀竭力持其家賴以不墜再娶者於吾家有
中表親自兒時已知其事今賢婦老且病矣

與吳德翼別紙

錢進士來致尊命問修辭立誠此吾兄不耻下問
之盛德也按承命祇辱長者有問不敢不對正欲
求賜教也今畧箋數語未知然否忠信所以進德
也德者非他吾心固有實理也若無真心早自與
理背了必須發真實懇惻心方可進德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也人有實心必須作實事句句都是

實話若容易出言不檢點便散了這實心噫最泄
漏處莫如口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知至而不肯便至此非真知也知終而未
能終之道理便有缺陷皆與忠信不相關此心若
真知是真知行必力行

答金世龍

相去萬里悠悠我思不知邇來作何功夫同年中
合志者爲誰同鄉中合志者爲誰四方之士所交
者爲誰昔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雖則教
汝白以舉子業每歎曰可惜可惜假令得狀元亦

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
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駁放肆可錄
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
而憂我哉試問一老人家曰此舊漸不同矣乃
傲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書
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汝昔好爲深沉之思其
後又若欲趨捷徑者今其究竟得力處何如日用
間最可自驗皆實學也

答俞獻可知縣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爲相則莫如爲令與守近

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瘠病
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
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
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
耳士之雄成者不屑焉謂之雌伏吁何輕民命也
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小民戴之如君親
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
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
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
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

之爲陽春也

與王時行

古有旅入歸人之目吾兄今始還蕭真行者之赴
家也古語見月休看指歸家罷問程信是樂事惟
心亦然一自孩提有知漸離卻真境父之不能自
還故曰與接爲搆日以心關又曰其心之出有物
采之一語最警曰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
不可持也緩則無功急則彊把捉非可父之道此
須尋恰好用力處而自行持吾兄喜易時亦有妙
悟處而越出者多夫學易者非學其言也學其

化相似也願吾兄體易日用間一言一動務求合天然道理而不敢輕則懸空之論竒怪之見一字亦使不著矣

與徐少叅

故人過我時約以他日還當再過我故別時未及盡所言夫學所以變化氣質非隨氣質爲學也譬之於醫必先求責病原乃施治法吾雖折肱屢矣而非明醫念無可以相益敢於聖賢千萬言中拈出一言以告曰沉潛剛克不知可爲瞑眩藥否若未中病不妨再商量也吾問人才汝嘗言嘉興貳守吾心慕之每訪其節人皆言不肯幹一事亦不能幹一事此若言何謂也

與利僉事賓

昔者侔來但言汝將出巡過我不言汝已升官故復書先附寄六書精蘊二部別一部寄張柱史其後從子過南都特來謁汝始知汝已僉八閩矣不知汝過姑蘇何以不一過我必有以也而吾不知耳吾雖群書居也久道德日負於初心不知汝奔走宦途此心能屹如底柱不爲風濤所震撼乎能挾浮屠以開東明乎宴安鴆毒能勿懷乎人之憂

強者當柔克弱者當剛克是故急則佩帶緩則佩
弦汝宜自察乃可長善救失也

與顧禹錫

承惠真文忠公文集自晦翁後學有實用者勉齋
魯齋及公而已本傳稱公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
言奏議明白剴切胡永清嘗言晦翁奏議精光鏘
人讀之雖明公鉅卿所建明盡爲所掩真文忠公
庶幾而神不及也永清奏議甚好人多泛泛觀之
不知其意之所存一事有一處置皆鑿鑿可行也
與金推官世龍

嘗讀書至甘誓費誓啓嗣位卒懼有扈之孽伯禽
撫封於魯年尚少也而當淮夷徐戎兵衝應之皆
整暇可以見禹周公之家學皆切於實用自科舉
之學興率皆空言無益故有讀書萬卷不讀律政
君堯舜終無術之譏吁有是哉吾昔少年筮仕得
刑官大懼見前輩老法家必請教焉未有能疆余
志者幸遇胡端敏公同寮曰問刑不難於招而難
於審情若欲得情必須明理其後居刑曹八載每
見回家嚴刑訊囚多不輸服吾終日或不撻一人
而情常先得只是虛心察理視民如傷故民多

服也康誥呂刑此法官之規矩也咎繇爲古今刑官第一今不能知其詳矣大抵其學以天爲主而好生一言者真天心也敬爲故人誦之

與聞靜中

傳聞狄人內侵蹂踐太原至於上黨今散而之他不知回舊巢邪抑改而他圖邪入寇之謀出自俺答及吉囊之子邪或小王子尸之邪小王子不足憂所可畏者俺答及吉囊之子不知吉囊居河套中寇陝以西易爲力何以靜而弗動邪吉囊之子能爲俺答下否諸子克和否此可間而離也黃毛

韃子素強今不知能爲狄後患否此可招而使也三晉之民天下莫強焉今荼毒甚矣此可激而用也但患文武才畧持重識機變者難井陘阨塞難出此道可虞猶未若東北可虞之甚也華當新與狄婚言之可爲寒心近見黃掌科奏差疆人意昔嘗見胡靜菴李遜菴之籌邊如運之掌今九原不可作矣病卧空谷消息苦難真吾兄素體國又宰畱都必有的報真見便中幸示慰

與陸浚明

承惠春秋纂例辨疑弗及面請教退而究其說

哉其用心也三傳重於漢而輕於唐以談趙陸三人同心而相繼也亦專門之蔽既極故天啓其衷子厚尊之亦是惜其於周禮未精故考論性性失是尚未若趙子常之言春秋豈後出者勝與雖然聖人經世大義則恐槩乎其未有聞也校嘗作春秋經世欲以發明聖人之心而力不逮僅至隱公而止謹奉左右請教有紕繆處願賜批抹指摘得以商量至懇

復顧禹錫

昔胡端敏公之爲大司馬也以十事要說內一條

欲練兵於京輔肘腋蓋欲陰制大同而潛消其變也時有厄之者端敏亟去國故人莫知其謀而大同遂成大癰疽勢將與身俱亡可爲痛哭李康惠之爲大司馬嘗奏雁門寧武兵備寡弱虜騎若侵大同迤西一帶透入朔州忻州則山西大可憂今其言驗若著蔡矣又言東北兵備尤弱若虜騎入懷來白峰兩空之地則一路俱少隄防大可寒心今皆莫之省憂萬一震警此處豈但可痛哭哉大抵我國家以吏事制戎事而吏事又多虛文也實誼復生當若之何昔人有言滿眼清才在朝

病夫無以繫安危枝之謂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願在位者同勉之。

與陳子醇

別後又且二年矣。懷想如昨。傳聞從政大得民和。深以爲慰。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明道所至必書視民如傷於座右。曰：某常愧此四字。子醇篤志講學，願立誠爲主，凡事只看道理。當如何不以贊毀利害易志。人情物理見有未周，毋憚屈已詢訪。暇時涵泳聖言，令常有警省處。勿使汨沒此心，拙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若。

答沈一之

承諭攬葬又甚盛舉也。可以大厚頹俗，有司愛民，惻怛擇高土爲義冢，塋令民無力者葬其中，仍令親隣人出錢米薄助，勿作佛事，勿獻羹飯，便可送終。一洗蠻夷惡俗矣。今俗做羹飯，只要把酒食作散場，却是樂哀也。季秋祭禩，恐不必行。生日不受賀而獻考罔，極情深此意，却甚懇至也。土地之祭，不經當改作中霤。此即一家土神也。惟插秧拔穀，却當賽祭土穀之神。此即古之以社以方也。聖人深體民情爲之，禋祀後世上既不行，故民間各自

塞祭耳遠承下問忘其固陋姑誦所聞高明擇之
答馬嘉定

佻來知貴體已康復甚喜甚喜更願凝神定慮以
保萬全之安承惠腆儀感感日過嘉定始知昔人
興水利者但通潮水而不通湖水是謂水背原而
不長又不於下流設閘壩以是開而復塞今幸遇
明使君願為練川生民造命洞究厥原委斷而行
之此廟食百世之功也賦法役法勢將動搖人人
異議惟明使君公心為民獨悉其利弊之實願言
於南岷公持之如山則一郡咸受大惠矣願望願

望

答周舉人

來諭下問惓惓無乃借聽於壻乎承命祇辱雖然
請姑誦其所聞立志欲堅而毋認虛氣以為志用
功欲其切實而毋易易於言也發言當有倫次而
毋雜雜則為游言必其多游思也不識高明以為
何如六書精蘊奉覽其中所論多反本還元或可
為箴弦之助否乎荷亭書且毋論其言只氣象
率已可厭惡但近日後生輩好大言殆有甚焉此
書反若酷吏中趙禹矣

復諭吳江

來諭賦役法已定一郡之民受福無量不但德被於一邑而已欣忭欣忭更願修舉水利以爲永久之圖此廟食百世事也立齋閒錄已領國朝少野史此書儘有功雖然史才甚難昌黎文章鉅公而順宗實錄殊不疆人意此無他作史者但求載事而不以經世爲志也何如何如

其二

月盡天且涼吾欲過垂虹看汝而汝使者適至心之默相感固如是耶承問作六書精蘊之故吾昔

著周禮沿革傳今復著此二書一轍六典壞於秦後世不能行則惟以秦爲師六書變於秦後世不能知則惟以秦爲師若能得古人之心法而會天地之純視無道秦豈直醯雞而已精蘊作後吾將正六經今已正大學矣卧病衡門每聞善政未嘗不喜動顏色嘗舉以告肅齋肅齋曰此吾門生也有志向上吾勸以節用而愛人能用吾言但松陵驛葺之歲可省費五千而執不肯從也綸銀之惠近日交際多用之在故人則不可何事非道何事非學謹用返璧

答尹惟中

與故人別不覺踰年矣慨日月之易邁愧德業之無成願與故人寸陰同競王泗守昔爲杭倅過我吾問以平生學問得力處何如答云亦嘗署縣署郡當政事倥傯時及遇盤錯處平生學問不得力便覺漏綻包羅不來展拓不去吾因歎康節有詩云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見施爲南軒敬齋箴云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文公有詩云事至理明隨理應動常有靜在其中至哉言也敬爲老友誦之

與王直夫

時值溽暑病軀不敢出門當此遠別不能一執手中情闕然贈言者多矣吐詞皆成珠玉吾但申以一言曰思其艱以圖其易天下萬事皆本於心此心制之一處則何事不辦雖有甚難者苟能朝夕艱念更屈已而詢諸人則何難之不易也

答金推官世龍

蒞任今已三月餘矣民情土俗必已周知願求所以致治之由與夫息事之道因寓轉移之機易曰天與不違行於君子以作事謀始又必有善望焉

大意在於下情不能上通是故平易近民非但守
令之體司刑者何莫不然也

答宋尹

下車未幾頌聲載道亦可以見民心之易孚矣更
願益加詢訪規模漸次了了於胸中然後畫為科
品見諸行事以大慰細民之心至懇至懇大丈夫
志在天下國家不為相則莫如為令以近君者莫
如相而近民者莫如令也故曰一縣經綸四海同
偶檢薛文清公從政名言奉上備覽其為韋絃大
矣

復王郡守子正

校不度德輕作大學指歸過蒙賜以序文冠於篇
首校何人足以堪之學問之道千言萬言大學總
而歸之三言序文直指為心學又約而歸之一言
有德者之言自別信乎所謂操存一言要為爾擊
裘領者也入刻後更願惠數冊寂而能照感而遂
通二句妙甚愚意更欲贅云寂而能照而不為物
先也感而遂通而不與俱往也不識高明以為何
如弄斧公輸之門良以自哂夜夢應德不知有消

息否

答吳長洲

校於明道先生不能爲役三代而降道足以上繼
孔顏者惟先生一人而已康節天挺人豪也惜其
局於數學然其超然萬物之表視人間世之功名
富貴若將免焉後學亦未易攀也象山固是振古
豪傑卓然先立乎其大者其心青天白日其言震
靈驚雷足以大振俗學之卑陋雖然詩詠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書稱文王之敬忌以校觀於象
山似與若此不相似然來諭自言放心未易收力
行之功聖賢之所難此非常用力者不能道校則

謂此事亦甚易亦甚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
之已千之其何難之不易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其何易之不難也雖然所謂求放心者亦非謂兀
然默坐以收此心也若是心彌難收何事非心日
用間事事謹畏皆所以求放心也故曰仁者心無
內外遠近精粗之間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高
明其取節焉

別紙

承示嘉作大篇春容而短章工於造詞政事之餘
乃能飾以文學若此信乎天下奇才也文而加之

以骨詩而加之以風味所向無前矣雖然校不敢頌而以規昔者明道所至書視民如傷而曰某常愧此四字信斯言也恐不暇作爲文詞矣承惠王充論衡白沙有言文衰東漢無高手詩到中唐少作家又承惠樊川集杜牧之却是有用之才惜乎氣揚不帖帖地不能持其身故終於小器也

答沈一之

昔我

高皇時所重在貢

聖意謂外國獻

方物中國貢人才其後科重而貢輕矣今得一之可以增重來諭遙授欲進言旣承下問不敢不盡其愚以易時義當之默則无咎无譽語則凶悔且吝矧言天下事亦大難必須自家有醫國手段說著便切病原用著藥便對病庶可立效也

答鄭希大

承問喪禮校弗能詳也姑誦所聞以對古者過時而弗葬則主喪者弗釋服不論闋與未闋也喪禮莫重於返哭是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孝子慈孫至痛在此若墓上釋服從吉是廢返哭不迎親之精氣以歸也斷斷乎不可魂帛當埋於家亦無埋於墓上之理蓋墓藏體魄神棲於廟致死致生不

可混也

其二

別後有懷高誼形往神留初八日鼓柁橫絕大江
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
利故民寤甚於吾鄉北上日聞 聖德清明深
可為世道慶但沿途每接士夫好為彌文苛禮而
少真率自度吾輩懶折腰人世難諧俗出既無補
於時而屑屑往來江山相對之不無愧色何日
始得釋負相携而撫孤松也天氣漸溫願若時頤
養天和不具

答林烈

聞汝邇來甚是興起深慰我心昔有問文公門人
誰勇曰未見勇者今求之孔門惟顏與曾可以當
之顏曾立志決然要作聖人不肯頃刻放下譬如
漢高祖唐太宗若未得混一寢食斷不遑也以此
自策勵何如何如格物功夫一物不放過只此便
是博處

其二

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資汝質樸茂固已近道更願
大厥志只問作聖當何如更不求第二義知本而

必循序精進而勿退轉乃能有成耳

與尹惟中

別後猶如見顏色不知已自春徂秋矣顧憲長書
回徐少參過我皆盛稱故入廉潔惠愛遇事有執
持而未知學之原流曰有本者固如是願故入益
充養此心視民如赤子視官事如家事事太守如
事兄視各縣令如手足而胥爲一體有善則歸其
長過則自歸士大夫家有事至我者與其以法裁
之未若以禮處之使其心也服而法不廢何如何
如天氣尚炎惟冀若時自玉不具

其二

董相云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功武侯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夫成敗利鈍
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
是其成與否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願惟中終
始以此立心則正大光明可達天德而寄百里之
死生矣訓釋頗狠似不必刊校嘗歎古書傳於今
者何嘗列某人編次某人校正某也題跋云云哉
近世容易便成一書又有幾許附名者薄亦甚矣
昌黎云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矣聞曰地

何如何如正得秋而萬寶成胥有豐登之慶矧爲
民父母之心哉喜可知矣願爲民自愛

其三

自故入入閩聲聞日遠蔡舉人至稱故人以兄禮
事長官至義所不可則確乎不可奪其待士夫亦
然忻慰忻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願惟中常
存此志操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願惟中開拓
此胸襟南土瘴熱養靜自愛何如

答蔡潤宗

汝文體善自變化不謂汝數奇雖然棄周鼎而寶

康瓢自昔已然矣既知大命則小命固不違卹也
雖然汝歸方將舍其所長益求所未至則吾願有
言汝也認理過精得在此失亦在此動有成說不
能觸其真機文若爲所礙者昔人借禪喻詩曰不
陟理路不落言詮禪語亦病夫理障法縛者此言
皆偏然汝因此蕩滌胸中空豁豁地庶幾天光發
新其進何止百千里也吾嘗謂上舉業者天地萬
物悉移入紙上種種非真澄波定形各還本色何
樂如之

答何子時

敵人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敵人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追德可以養生記云莊敬日疆又云盛氣顛實揚休皆克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與王爚

聞汝初至即往兵間不知事勢如何兵凶戰危至艱至險然勿以艱險自阻宜博謀於衆從長而行

靜菴有言書生用兵智勇固非所長信義在所當立又曰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此言可刊金石也文公答林擇之書與皇甫帥書曲盡人情事勢萬古可行居官動關利害與居家不同衙內關防宜極仔細若兵事畢分巡一道便當爲此一道竊民作主凡官府貪酷者宜預訪知告發便痛與鋤治其無大過者不可輕受以損其威上下宜相體也

與鄭壻若曾

溼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

敵人遠在萬里慰我以書深感惓惓之愛與故人
別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
以養生記云莊敬日疆又云盛氣顛實揚休皆充
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抖起精神做
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
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大之器不具

與王爚

聞汝初至即往兵間不知事勢如何兵凶戰危重
艱至險然勿以艱險自阻宜博謀於衆從長而行

靜菴有言書生用兵智勇固非所長信義在所當
立又曰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
於微此言可刊金石也文公答林擇之書與皇甫
帥書曲盡人情事勢萬古可行居官動關利害與
居家不同衙內關防宜極仔細若兵事畢分巡一
道便當爲此一道竊民作主凡官府貪酷者宜預
訪知告發便痛與鋤治其無大過者不可輕受狀
以損其威上下宜相體也

與鄭壻若曾

溼野重厚端方名重天下汝今出入其門

則數年矣氣體今何如惟聚精會神可以進德可
以養生記云莊敬日彊又云盛氣顛實材休皆定
養所致也來書歎屢空之難此是真經歷語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須著拚起精神做
去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及時進德修業立決定
志用勇猛功以成遠天之器不具

與王煥

聞汝初至即往兵間不知事勢如何兵凶戰危至
艱至險然勿以艱險自阻宜博謀於衆從長而行

韓滉有言書生用兵智勇固非所長信義在所當
立又曰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
於微此言可刊金石也文公答林擇之書與皇用
勸書由盡人情事勢為古可行居官動關利害與
居業不同衙內關防宜細仔細若兵革事分巡一
道便宜為此一道察民作主及官府會晤者宜預
訪知告發便痛與鋤治其無大過者不可輕受狀
以損其威上下宜相體也

與外甥若曾

韓滉有言書生用兵智勇固非所長信義在所當
立又曰已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滅
於微此言可刊金石也文公答林擇之書與皇用
勸書由盡人情事勢為古可行居官動關利害與
居業不同衙內關防宜細仔細若兵革事分巡一
道便宜為此一道察民作主及官府會晤者宜預
訪知告發便痛與鋤治其無大過者不可輕受狀
以損其威上下宜相體也

過高以好名之心而聞過高之論其志有不
言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名過高則將喪其赤子之良心人偽勝而天
夫不可不自顧不可不自省得法平安善甚慰
有論天下事未免輕發漢景曰魏其沾沾自喜
以為相持重不可不慎也此處須有病根要
逢破未必能拔去須自尋求知得是病便只是
連根可拔矣

其二

屢得汝前後書深自刻責所求病原儘覺切終
未沉着程子有言這點意氣能得幾時子須發大
堅志用勇猛功用日間讀古聖賢之書句句就自
已身上體貼力行合則從不合則改見得的然處
方可自信雖然猶未也收歛停蓄深造默成方是
天根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收放聚散之間耳人心
操則存舍則亡收之甚易放之亦甚易不可不慎
也

與周士淹

汝美才也而氣局尚窄以故弗免有滯礙處

大德懷此法第一
能運故曰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更顯於
動故豐思曰春春作聖上用功何如何如何
美質宜敦勸以耻言過行功夫勿輕為大言
虛囑開其真識乃可成速器否則聰明反被聰明
誤矣復德之基謙德之柄而後曰復德之本學
次當識此

其二

人皆曰士淹有進而吾未之喜者吾以一日千里
望汝若尋咫間能幾何哉邇來用功要若相若

里悠悠我思何以贈汝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又何以贈汝山上有澤咸君
子以虛受人

其三

古之達人棄千金如輕塵脫萬累如敝屣義重故
也汝能見義不見利求慊於心且悔昔之動氣日
用間事寧若此充塞宇宙在茲買諸人則已貴重
諸人則已賤人皆謂之拙或哂其廢豈知如是則
心安纔用智術縱能得贏餘害其所以養心者不
在大心必大不安矣康節有言珍重至人常

落便宜是得便宜深可玩味也

其四

昔日入城汝兄弟間皆怨切吾甚喜之但皆不覺
究竟到底求一確實功夫為立命處則吾又有憂
終恐淹也規模窄狹也意氣雜勇猛精進使吾大
喜此吾之深願也吾年且老修持不動只騰口說
真可羞人近體大學從原頭做功覺得聖人指示
發端處與收功處極是端的前此枉自沈埋甚欲
與同志者共之今脫去塵累此乃天玉成汝正好
大用功而拘拘猶故也循循猶故也無乃未副天

意邪切莫負天切莫負天

寄從子希哲

屢得汝平安書甚慰自汝之去吾朝夕思汝又朝
夕憂汝思非為別離惟欲汝做箇好人憂亦非為
汝勞苦惟恐汝做些不好事汝今在煙野門下須
服行其言觀法其行乃真為弟子否則雖見好人
不行好事反不如凡夫矣待文王而興已非豪傑
之士文王所不能興汝道他比得凡夫否蓋者三
友損者三友太學四方人才所聚若所交俱英才
及忠厚有德者其益不可勝言若只汎文與說閒

話為無益之事則其損亦不可勝言

銘諸心
其二

科場在邇汝肯勤苦用功吾甚喜甚喜但吾更願
汝愛養精神為上不可太耗之節宣之弗至反生
出病來却是欲速助長之過也王太守在此悽悽
愛民而困於多口傳來語言想多不公也陰雨連
綿半年低田已多淹沒今朝夕在此車馬細民
苦不忍見不忍聞尚未知天意何如

其三

聞汝在京辛苦天下事只如此若心厭之便增幾
倍憂苦若心安之便有無數自在古老常言成人
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莫於閒中送了日月也六書
精蘊舊成已成矣今歲欲完周禮以愛精力尚
遲遲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十二